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牧守部 十一

謠頌 感瑞

謠頌

虞書曰勸之以九歌卜商有言曰嗟歎之不足故咏  
歌之蓋謠頌之作其來尚矣若乃牧守之寄風教所  
出而能敦清靜之治流愷悌之政愛養萌庶蠲除苛

刻厚生以興利遏疆而去惡孤弱以之成立閭里繇  
其富庶乃有斑白之詠齟齬之謠發於委巷布於行  
路自非仁厚淪於骨髓誠心激於肺腑又豈能抑揚  
蹈厲周旋詠歎言有章而聲成文者哉傳曰入其國  
其教可知是之謂也

漢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爲京兆尹皆有能名  
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馮立任太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畧與  
野王相似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  
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後漢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叅政事無爲而  
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  
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  
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  
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  
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  
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

日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張堪爲漁陽太守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杜詩爲南陽太守脩治陂池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賈琮爲交趾刺史先是屯兵反執刺史有司舉琮爲刺史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  
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朱暉爲臨淮太守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文季暉字文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延篤爲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二王後有邊延二君

張霸爲會稽太守越賊束手歸附童謡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陳臨爲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  
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  
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叅古賢天報施

李燮拜京兆尹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  
民愛仰乃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  
吐弱不如愛如母訓如父

皇甫嵩爲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振饑民民歌曰天  
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  
安居

宗資爲汝南太守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暉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

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范滂字孟博岑

暉字思孝

晉王祥初爲徐州刺史呂虔辟爲別駕時寇盜充斥  
祥率勵兵士頓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  
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杜預爲荊州刺史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之而歌  
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名與勇功

祖逖爲豫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  
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

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應詹爲南平太守督南平天門武陵軍事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旣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鄧攸爲吳郡太守稱疾去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止停中夜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畱謝令推不去

梁始興王憺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慈母喪詔徵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父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陸襄爲鄱陽內史平妖賊鮮于琛時隣郡豫章安城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

室罹禍惟襄郡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

後魏呂顯爲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卹妻子不免饑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李曾爲趙郡太守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嘗山東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乍作趙郡鹿猶勝嘗山粟其見憚如此

北齊鄭述祖道昭之子也道昭先爲兗州刺史述祖天保初又爲之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張晏之行北徐州事尋卽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智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製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先是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渡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至郡施條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後周崔謙齊天保初爲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爲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輿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給是田皮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亦不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隋豆盧勣初仕後周爲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繇來乏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

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字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

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樊叔畧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爲相州刺史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唐顏遊秦武德初爲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聘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田仁會永徽初爲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中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旣實禮義伸但願嘗在不患貧

張仁愿爲并州都督府長史遠近震懾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實爲雒州長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爲一時之最故時人爲之語曰雒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



李峴爲京兆尹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出爲長  
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粟  
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 感瑞

夫政平訟理民無愁怨至和浹洽瑞物來格斯蓋肇  
自人心契於神道者矣自漢室而下重牧守之任循  
良間作德讓宜洽協氣斯兆嘉瑞薦降至於服猛鷲  
之性不爲物害弭螟螣之災無入郡境膏雨隨應天  
癘自消枯木發榮靈泉沸涌美利浹於萌庶休徵表  
於圖牒著之曩紀形於謠頌自非仁化之淵塞誠心  
之昭合亦何以通至誠之感臻無方之應者焉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  
事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前前  
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  
多

後漢寇恂建武初爲潁川太守郡中大生穠豆收得  
十萬餘斛以應給諸營

秦彭爲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  
郡境

劉昆建武中爲弘農太守先是崑澗驛道多虎災行

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光武  
聞而異之

朱暉爲臨淮太守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  
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鄭弘爲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  
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  
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盡作鹿明府必爲  
宰相

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嘗募設檻穽  
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諭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

水各有所託且淮江之有猛獸猶北之有鷄豚也今  
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  
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  
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  
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王况爲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明帝永平末蝗  
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谷獨豐  
周暢性仁慈爲河南尹安帝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  
應暢因收葬雒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  
歲乃豐稔

法雄爲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  
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  
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  
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  
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  
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  
在郡數歲歲嘗豐稔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  
悅號爲神父

魯丕爲趙相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

趙熹爲平原太守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累  
有年百姓歌之

馬稜爲廣陵太守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遷爲益州  
郡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鎮河中甘露降白  
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

王阜爲益州郡太守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甘露降白  
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持法平正寬慈所致  
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曹褒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  
吏併職退去姦貪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

州府元龜 感瑞  
卷之六十一

感瑞

卷之六十一

寓皆還  
百里嵩自景山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出巡遂甘  
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  
百姓獨不遠降嵩廻赴之雨隨車而下

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  
北境嘗通商販買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  
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  
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饑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  
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  
稱爲神明

晉虞溥爲鄱陽內史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  
鳥集於郡庭

南齊虞愿爲晉平太守初海邊有越王石嘗隱雲霧  
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

梁始興王憺爲荊州刺史大水江溢堤壞憺視率將  
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  
焉憺曰王尊嘗欲身塞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神俄  
而水退又嘉禾一莖六穗生於州界甘露降於黃閣  
後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  
壇俄而注雨歲大豐

安成王秀牧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其雨卽降遂獲有年

蕭曄爲晉陵太守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省林村舊多猛虎爲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

蕭暎爲吳興太守累郡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

蕭脩爲梁秦二州刺史長史范洪曹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琊王廉勸脩

捕蝗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至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

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

長沙王子業爲湘州刺史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虎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虎傍一人曰

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虎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之

吳平侯勵爲宣城內史郡多猛虎嘗爲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爲息

傅昭爲安城內史郡多猛虎爲害嘗設檻笄昭曰人

不害猛虎猛虎亦不害人乃命去監穽猛虎竟不爲害

殷鈞爲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瘴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疾

張纘爲湘州刺史有善政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

褚翔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勅許之

桂陽王象爲湘州刺史湘州舊多猛虎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虎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

孫謙爲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獨強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卽害居民後魏李繪字敬文爲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虎人嘗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虎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

崔挺爲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

嶺高峻北抵滄海南望岱岳一邦遊觀之地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嘗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道路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時以爲善化所感

北齊平鑿東魏時州刺史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隨汲卽竭覽乃具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合城取之

李渾天保中爲海州刺史亡人反攻州城中多石無井嘗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草久涸一朝天雨泉流通盜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督厲將士捕斬渠帥

趙郡王叡天保中爲北朔州刺史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錡纔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玉泉

羊烈爲平陽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平陽境勅書褒美焉

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虎爲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駃食之咸以爲化感所致

魏蘭根爲岐州刺史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  
犬牙不入岐州界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醴泉出於界內

孟業爲東都太守以寬惠著名五官張凝因出使得  
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政  
化所感至秋有東燕縣人班暎祖送嘉禾一莖九穗  
房豹爲樂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堦庭簡靜囹  
圄空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其  
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

後周陸逞爲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  
家又有獷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  
所致

賀蘭祥爲荊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  
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墓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  
豈仁者之政邪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卽日澍雨是歲  
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達奚武爲同州刺史時屬大旱武帝勅武祀華岳而  
岳廟舊在山下嘗所祈禱武謂寮屬曰吾備位三公  
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  
百姓惶懼忝寄旣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當



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須其靈輿岳旣高峻千仞壁立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白衣人來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浹帝聞之璽書慰勞

于翼爲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涓水絕流舊俗每逢亢陽禱白兆山祈雨武帝先禁郡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卽日澍雨霑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舞頌翼之德

隋韋公義開皇中爲牟州刺史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崩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音

梁彥光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令狐熙爲滄州刺史風教大洽在州獲白鳥白顰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豆盧勣爲渭州刺史德澤流行多至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羗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謠曰我

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

唐武士夔貞觀中爲荊州都督初屆任時有白狼嘉禾出於境內至是太宗手勅曰公比潔冬水方思春日姦吏豪右畏威懷惠善政所暨祥祉屢臻白狼見於郊垆嘉禾生於壠畝其感應如此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馬燧爲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脩教化將吏有父母者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其秋界中生穰穀人頗賴之

翰愈爲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悍然安谿潭食民畜能驥鹿豕以肥其

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安肯爲  
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  
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  
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  
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咒之夕有暴風雷起  
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  
人無鱷魚患

孔戢爲京兆尹時累月亢旱戢遽請祈禱於曲池是  
夕大雨

李紳爲汴州節度使蝗蟲入界不食田苗文宗賜詔  
書褒之紳刻石寘於相國佛寺以自矜功

後唐袁象先唐末爲陳州刺史州大水民饑有物生  
於野形類葡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

朱漢賓在曹州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旱  
齋潔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爲善政之  
所致也

漢侯益乾祐初爲開封尹時楊武雍丘襄邑蝗益遣  
人以酒餚致祭二縣蝗爲鸚鵡聚食勅禁羅弋鸚鵡  
以其有吞噬之異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八

其... 人... 未... 分... 餘... 書...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嗣前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區琦較釋

牧守部 十二

遺愛

仲尼之稱子產曰古之遺愛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去見思夫君子之為政也仁愛深矣故其恩德淪於骨髓風烈播於弦詠攀轅遮道而惜其罷去號呼嗷泣而形於戀慕以至邀車駕而願借留守關門而求代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八十一

罪取其姓以名子避其名以易官申奉祠之禮脩服喪之報致恭於丘墓懷德於息裔自非明允惇篤宣慈惠利以濟眾救物為任者亦何以及茲蓋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非可驅而致之也已

周召公奭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

召信臣九江人為上蔡令其治視民如子後為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

魏相為南陽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

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上上番分

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光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獄

初霍光用丞相車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千秋死而

相治郡嚴恐獲罪乃自免去官以此書責相

久繫踰令會赦出

趙廣漢為京兆尹坐事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疆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韓延壽為左馮翊蕭望之劾奏延壽在東郡時上僭不道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王章為京兆尹二歲為大將軍王鳳所陷死不以其罪眾庶窮之號為三王王陽王駿及章也駿陽子也何武歷楊兖州刺史京兆尹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

後漢侯霸為淮平大尹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更始元年遣使

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替年民至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乃止

耿純前為東郡太守後從光武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

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  
祭彤為遼東太守招至烏桓鮮卑皆遣子入侍彤死  
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嘗過家拜謁仰  
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寇恂前為潁川太守後光武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  
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  
恂長社鎮撫無吏人受納餘降

武成侯順建武中擊破六安賊因拜為六安太守數  
年光武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

郭伋再為荊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  
到縣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

宋均為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

臣欽若等曰客

授謂為客以經業教授也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

乞還者數千人明帝以其能徵拜尚書令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  
隨日纔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眾  
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  
明帝方按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  
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  
囚徒得免歸田里

張翁爲越雋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斯叟

蘇祈縣名

二百餘人齋

牛羊送喪至翁本縣後明帝以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即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

張綱犍爲人爲廣陵太守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初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到犍爲負土成墳

种暲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梁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暲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暲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後爲司徒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

任延爲九真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

許荆爲桂陽太守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

劉寵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



叟龐眉浩髮自若邪山谷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孟嘗爲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

張奐爲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民生爲立祠

陳龜爲五原太守後卒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周嘉爲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

駱俊爲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闔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劉虞爲幽州牧以恩厚得衆懷及爲公孫瓚所殺北

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

袁紹為冀州牧為人政寬百姓德之及軍敗病死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喪其親

陳登為廣陵太守以破吳主功遷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鄉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

袁渙為梁相以病去官百姓思之

魏賈逵為豫州刺史及薨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蒼慈為燉煌太守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眾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顏斐為京兆太守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出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

滿寵為汝南太守領豫州太和三年遷督揚州諸軍

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

田豫爲汝南太守後遷衛尉遜位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疋遣人餉豫一不受會病亡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旣爲畫像又就而立碑銘

牽招爲鴈門太守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

崔林爲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

魯芝爲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消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畱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

蜀何祗爲成都令時汶山夷反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亂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爲汶山復得安

王嗣爲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後從姜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夏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羗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張嶷爲越雋太守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後與魏戰死南土越雋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吳張俊爲豫章太守坐掃除孫奮母墳塋爲後主車裂之豫章吏千人乞代俊死皓不聽

黃蓋爲武陵太守以病卒官蓋當決斷事無畱滯國人思之圖畫蓋形四時祭祀

陶璜爲交州牧後徵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璜在南三十年威恩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

晉扶風王駿嘗爲征西大將軍涼州都督善撫御有威恩後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羊祜爲荊州刺史及薨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

憇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  
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州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  
稱改戶曹爲辭曹焉

樂廣爲河南尹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  
人所思

鄭袤爲廣平太守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泗路隅  
丁詔爲廣平太守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  
未之官復轉荆州刺史從車千乘

曹攄爲襄城太守後高密王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  
馬時流人王迨作亂攄戰死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  
葬號哭卽路如赴父母焉

劉弘爲荆州刺史自以老疾將解州未及上表卒於  
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及高密王畧代鎮荆州寇  
盜不禁詔起弘子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  
心及畧薨山簡代之簡至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  
爲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  
被書便徑至雒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  
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  
其崇之詩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爲荆州刺史王敦深忌侃功左轉侃廣州刺史

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薨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立石碑畫像於武昌西

應詹為南平太守遷益州刺史詹之去郡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

鄧攸為吳郡太守去郡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臣欽若等曰謝令史失其名

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謝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蔡豹為徐州刺史坐討徐龕退敗斬之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侯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

桓冲初鎮江陵其後冲卒喪下至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泣盡哀

宋劉道產為寧蠻校尉南雍州刺史甚得人情惠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被衰經號哭追送至於沔

口

羊玄保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授名郡為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嘗見思

蕭承之為漢中太守既卒梁士民思之於峩公山立

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將還都修治廨宇及路  
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  
數千人皆垂泣

安陸王緬爲雍州刺史旣卒喪還百姓緣汚水而泣  
設祭於峴山爲立祠

南齊王玄載爲寧益二州刺史在京益有清蹟西州  
至今思之

蘇侃爲山陽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懷之

劉悛爲武陵內史會國哀表奔赴勅帶郡還都吏民  
送者數千人悛執手涕泣百姓感之

崔景貞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爲立祠

梁始興王憺爲荊州刺史有惠西土徵爲侍中薨荆  
州人聞之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  
州之隨郡諸軍事初西之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  
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旣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  
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

南康簡王績爲南兖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徵還  
民曹

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之尤異一十五條乞畱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

柳惲爲吳興太守爲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職父老千有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而卒

蕭昱爲晉陵太守暴疾卒百姓行號哭市里爲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表求贈諡贈湘州刺史諡曰恭

蕭勵自豫章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塗縣岫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檠鱖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拔舟或歌或泣陸襄爲鄱陽內史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暉等四百三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勅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爲吏部郎

夏侯亶爲徐豫二州刺史卒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

袁君正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視事朞月有詔徵還郡民道僧  
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

劉之亨少有名望代兄之遴爲南郡太守有異政荆  
土懷之惡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謝舉爲晉陵太守罷郡還吏詣闕請立碑詔許之  
任昉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朞歲卒  
於官舍閣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

王冲爲南郡太守元帝鎮荊州以冲爲鎮西長史冲  
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蒞人鮮  
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  
千石

劉坦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  
迎者甚衆

褚翔爲義興太守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  
出送境涕泣拜辭

丘仲孚爲豫章內史卒官相將豫章老幼號哭舉送  
車輪不得前

范述曾爲永川太守徵爲遊擊將軍民無老幼皆出  
拜辭號哭聞于一十里

陳鄭萬頃爲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

碑詔許焉

毛喜為南安內史在郡有惠政及徵入朝道路送百

里

立碑

立碑

立碑

立碑

立碑

立碑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十三

遺愛第二

後魏刁雍為徐州刺史在鎮七年徵還京師頻歲為

邊民所請太武嘉之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

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

伊馥為東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

薛虎子文成時爲枋頭鎮將因小過黜爲鎮門事獻  
文南巡虎子拜訴於路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  
民孫誨等五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靜訴  
乞虎子乃復除枋頭鎮將卽日之任

陸馥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徵爲散騎嘗侍民乞留  
馥者千餘人獻文不許民吏大斂布帛以遺之馥一  
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前物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  
崔寬爲鎮西將軍陝城鎮將弘農土出漆蠟竹木之  
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百姓樂之諸鎮之  
中號爲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追戀詣闕上者三百  
餘人書奏孝文嘉之

穆羆爲征東將軍吐京鎮將孝文改吐京鎮爲汾州  
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  
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羆爲表請帝從之  
後州民李軌郭及祖等七百餘人詣闕訟羆恩德帝  
以羆政和民悅增秩延限

穆亮羆之子亮累遷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西戎較尉  
燉煌錦都大將軍政尚寬簡賑恤窮乏被徵還百姓  
追思之

長孫陳爲北鎮都將性寬厚好學愛士所歷輒爲人

追思之

尉諾爲幽州刺史在州有惠政吏民追思之薊人張廣達等二百餘人詣闕請之復除幽州刺史李祥爲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不許

任城王雲爲徐州刺史性善撫綏得徐方人心以盍太妃憂去官爲百姓追戀所遺錢貨一無所受彭城王勰爲揚州刺史政崇寬裕秋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

張蒲爲相州刺史卒於州吏民痛惜之

寇治爲荊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史酈道元峻刻請治爲刺史朝議以邊民宜悅乃以治代道元崔挺爲光州刺史宣武卽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後北海王祥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卒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如此

楊逸爲光州刺史甚有異政及其家禍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

丹元記遺愛二  
傳豎眼爲益州刺史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  
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

崔休爲幽州刺史遷青州在幽青積五六年皆清白  
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裴衍爲建興河內二郡太守廉真寡欲善撫百姓民  
吏追思之

劉道斌爲嘗農太守修理學館建孔子廟堂畫圖形  
像去郡之後民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像之西  
而拜謁焉

明亮爲平陽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  
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二郡  
民吏迄今追思之

趙宗爲河東太守清淨愛人及卒百姓追思之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舊守令六年爲限限蒲將代郡  
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

韋崇爲鄉郡太守更蒲應代吏民詣闕乞留復延三  
年在郡九年

羊敦爲廣平太守卒吏民奔哭莫不悲慟

淮南王他孫法壽爲安州刺史更蒲還朝吏人詣闕  
訴乞孝明嘉之詔復州任

李韶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復轉定州刺史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正光三年卒於官旣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陪冢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

杜纂歷博陵鉅鹿平陽清河太守蔬食敝衣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纂後爲大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

蘇淑爲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名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又拜中山太守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堯雄爲豫州刺史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豫州民上書更乞雄爲刺史復行豫州事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

裴他爲趙郡太守轉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

史寧爲涼州刺史西魏大統中詔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民竝思慕之復除涼州刺史

北齊彭城王浹自定州刺史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

號有老翁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蔬薄液重其意爲食一口

封隆之爲冀州刺史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頌德韓軌爲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

李平歷八州刺史再臨懷州所在爲吏民所思立碑頌德

趙彥深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管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女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

辛術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請立碑頌德

赫連子悅爲鄭州刺史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

獨孤永業爲雒州刺史徵爲領軍將軍河雒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雒州刺史

陽休之爲中山太守後爲西兗州刺史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頌德

盧潛爲揚州刺史大樹風績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爲揚州行臺尚書

韋津脩爲信州刺史及解代還京民庶道路追別蒲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竟欲送出境旣盛暑恐其勞弊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爲奏勅報許之

郎基爲潁川郡守旣卒柩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後周邵惠公道爲秦州刺史薨於上邽議者以道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



野皆曰我君捨我而去大小相率負土成墳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

齊殤王憲爲益州刺史時年十六憲善綏撫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

崔謙爲濟北太守旣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

寇雋爲梁州刺史雋在州清苦不治產業其子等竝徒步而還吏民送雋留連久之乃得出界

郭賢歷廣勳安三州刺史在官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物去後頗亦見思

長孫儉爲荊州總管以疾還京及卒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韋瑱爲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前後刺史多受賂遺瑱雅性清儉蕃夷賂遺一無所受公私安靜夷夏安之及秩滿還京夷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日方得出境

郭彥爲澧州刺史秩滿還朝民吏號泣送彥三百餘里

唐永爲幽州刺史夷人送路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

相隨數日始得出境

薛端為蔡州刺史為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州地接于梁籍其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

尉遲迥為益州刺史及徵還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宇文顯和為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為吏民所懷柳敏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竝賫酒餽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

申徽為襄州刺史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竟來就讀迥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竝寫讀之

竇熾為原州刺史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美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楊敷自蒙州刺史徵為司水中大夫夷夏吏民及荊州總管長孫儉竝表請留之時議欲東討將委敷以舟艦轉漕之事故弗許焉

裴俠爲河北郡太守後遷工部中大夫卒河北郡前功曹張因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隋獨孤楷爲益州總管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

伊婁謙字彥恭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

樊叔畧爲相州刺史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

公孫景茂歷息伊道淄四州刺史皆有德政其去伊州吏人號泣於道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趙軌爲齊州別駕考績連最高祖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泣日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令狐熙爲滄州刺史風教大治開皇四年高祖幸維陽熙之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立碑頌德

王仁恭爲汲郡太守有能名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

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  
樊子蓋先任武威太守後卒於京武威民吏聞其死  
莫不嗟痛立碑頌德

薛胄簡較相州事甚有能名後以罪鑣詣大理相州  
吏人素感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

周羅暎初仕陳為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  
懷其惠立碑頌德焉

裴肅為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  
立廟於鄆江之浦

元巖為益州總管長史卒官高祖悼惜久之益州父  
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

于璽為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州人張顯等  
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高祖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  
老相賀

衛玄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為資州刺史以  
鎮撫之玄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  
兵而去除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  
為衛尉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日天子詔徵  
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

來護兒為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

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

楊文思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

元亨爲衛州刺史衛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乞表請留卧治帝嗟嘆者久之其年亨以疾重還京

侯莫陳穎爲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

穎清德

郭絢爲涿郡通守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日不息

唐韋仁壽武德初爲雋州刺史簡較南寧州都督及將還諸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仁壽曰吾奉詔但令巡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

劉師立貞觀中簡較岐州都督丁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赴哀令更聽後旨

楚王靈龜高宗永徽中為魏州刺史稱為良牧及喪歸百姓思其德政為立碑焉

賈敦實咸亨初為雒州長史初敦實兄敦頤為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為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德立於兄碑之側故時人呼為棠棣碑焉

崔日用為并州刺史為政以惠愛見稱及卒靈櫬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縞素送喪

裴懷古初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為吏人所懷中宗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未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吏人聞懷古下車而罷出郊以候懷古懷古恐傷其意命官吏驅逐出迎之人而百姓奔赴逾眾其為人所思如此

李濬歷潤虢潞三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所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及去職咸有遺愛

王峻景龍末為桂州都督桂州糧匱乏峻始改築羅城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後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之中宗手詔報峻曰卿處事強濟遠近寧輯築城務農利益已廣括穩撫綏復業已多宜俟政成安北黎庶况百姓

州府志 遺愛二  
堅請豈敢固違不須來也暖在州數年人立碑以頌其政

陽嶠為魏州刺史歷兖州荊州長史所在以清白聞魏人詣闕割耳請嶠重臨其郡又除魏州刺史

宋璟為廣州都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呂諲肅宗上元中為荊州節度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初立生祠祈禱歿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移祠宇立之

李鼎為鳳翔尹百姓立生祠鼎執表乞改置佛寺度僧七人許之

苗晉卿寬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所蒞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嚴郢為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陰令御史張著廷尉劾郢誣以他罪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日數千百人將詣闕救郢於建福門德宗微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聲聞數里張延賞練達政經大曆建中間連統四鎮所至稱理其去也皆刻石紀德焉

陳孝揚為雋州刺史二十餘年蠻夷愛之後以老歸成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表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耆耄鰥孤  
遮道不得去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必  
不敢易表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

嚴公弼為隨州刺史亡母墓在沔州為盜所發公弼  
奔赴沔州隨州百姓耆老相率見觀察使柳公綽稱  
公弼在州甚有惠政公綽上言却令守本官以從人  
欲可之

薛平元和中為滑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  
兵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日  
乃得出時人以為近日節制罕有其比

楊元卿為涇原節度使既罷監軍奏涇人請為立德  
政碑以紀之

薛放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在鎮唯用清潔為理一方  
之人至今思之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卒官大和中觀察使裴誼奏請  
與丹立碑祠丹踐歷官次深達吏方江西邑屋皆以  
草覆竹椽嘗多火患及丹到悉以瓦木大革前俗并  
課百姓墾田人多儲蓄因有是請文宗從之

王質為虢州刺史歷河南尹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每  
分憂寄必先究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  
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鞵竊鐙者  
令狐緒爲汝州刺史有能政後郡人請立碑頌德及  
爲壽州罷郡吏人乞留焉

張仲武武宗會呂中鎮幽州旣卒漁陽之人有八九  
十歲少而識其面者說之則淚

宗回咸通末爲潁州刺史僧道百姓詣義成軍節度  
使杜悛與留滔奏之勅曰宗回清幹臨人自有月限  
方藉綏葺未議替移

後唐張全義自唐末爲河南尹四十年兵亂之餘再  
造都畿灑雒之民恩如父母班白耆老到今思之

李嗣昭爲昭義節度天祐十六年代周德威權幽州  
軍府事九月李紹宏代歸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  
留截鞍借別嗣昭夜遁而歸

夏魯竒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填  
門號泣留一年如是數日不能別魯竒曰吾爲天子  
軍民長史遲留違詔昭有嘗刑多謝父老勿貽我譴  
父老曰拜章聞天可也公不可行乃至卧輪斷鞅塹  
守軍門明宗遣中使慰譬之方解父老號泣攀隨交  
境而去

表象先爲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烏震初爲趙州刺史疎財禮士有安民之政轉深州刺史人頗思之

郭延魯末帝清泰中爲復州刺史臨任忽驚嘆曰先人曾爲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得其家法而使政有紕繆者乎由是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庶事致理一郡賴焉及秩滿百姓上章舉留將離境攀轅遮圍者不能去朝廷聞而嘉之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爲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蛋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悉去民皆感義故父老司徒俊等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符令謙初仕後唐爲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大理俄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庶幾爲一代之良牧也

漢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汝爲近輔號爲難治審交盡去州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乾祐三年春卒郡人聚哭於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增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歿留遺

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吏民所請宜從  
周翟光鄴廣順中權知京兆府既卒吏民如喪所親  
街衢父老相逢垂涕或以漿酒遙奠者將葬郡民詣  
府乞留神柩葬於雍土仍請立祠以時祭醮府司以  
聞朝廷不允其請

李穀初仕漢爲陳州刺史廣順末陳州言宛丘縣民  
稱穀以惠愛治民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爲宰輔聞郡  
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薛瓊爲萊州團練使卒本州僧道百姓等列狀上請  
以瓊有善政在人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世  
宗從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八

用府元龜 遺愛二 牧守部

卷之六百八十三

宗錄六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牧守部 一十四

條教 課最

條教

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無疆語云既富矣又何加焉蓋居長人之任興教為本令下禁止風行草偃其所繇來尚矣漢氏而下良吏繼出乃能推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八十三

本俗尚講求治要思所懲革樹之風聲繇是獎善防  
 非置之表率遏強撫弱為之約束尊賢興學禁淫起  
 廢除律令之不便祛風軌之因習至於樹藝之便利  
 蠶績之程品布帛之度春汲之宜靡不為立科條以  
 杜紛競真得夫善人為邦之旨哉詩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異乎不戒視成者已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  
 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  
 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米鹽言雜而且細  
 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

法守城為民父母城謂縣城也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

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

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

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椽功曹各自砥礪助

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趣讀夫羽日促

翻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府闌門

屬檄之屬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

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

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椽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

不軌汗濁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

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直符史若

今之當直左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意丞教戒張輔令其避罪故以

此言豫勅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藏

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

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

穀美惡謂記教命之書已廼見二千石以為嘗

後漢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

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

屬縣為使男年二十五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已下各省俸祿以

振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

張湛為左馮翊在郡設條教政化大行

楊球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牧舉會赦原後遷

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

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鈞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

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風管

哉今一蠲往愆期諸求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

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

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  
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  
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竝下州郡

王景爲廬江太守驅率吏民修起蕪廢遂銘石刻誓  
令民知嘗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  
江傳其文辭

魏司馬芝漢末爲河南尹爲教與羣下曰盖君能設  
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  
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  
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  
哉於是下吏自勵

蘇則爲金城太守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  
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者必賞

晉王沉魏末爲婺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聖賢  
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誦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  
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今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  
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  
逸於林藪黜奸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  
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  
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中者給穀千

斛謂予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廐褚碧曰奉省教旨  
伏用感歎勞謙日晏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  
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  
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  
之士或憚賞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  
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  
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  
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  
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利益於本州達幽  
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  
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  
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  
其國哉褚碧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  
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  
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  
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  
唐虞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  
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繇和戎之功蒙女樂之  
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  
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



也沉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沉探尋善政按賈逵已來  
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乃教曰後生不  
聞先生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  
久之道也俗化凌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  
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  
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  
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

華軼永嘉中爲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  
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  
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嘗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  
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  
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

虞溥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  
於外善積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  
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  
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  
失御天下分離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  
莫脩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  
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協贊時雍光揚盛

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質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欲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迴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竒使楊班箱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嘗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繇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

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時祭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嘗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

庾亮爲征西將軍鎮武昌下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至苦而祿答未厚繇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廢頌聲寂寞仰瞻俯省能不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

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強大吳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繇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騫之時以馬上爲家逮於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太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真通才也今使三時旣務五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

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叅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竝求脩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薨又廢

劉弘爲荊州刺史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倍從事又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竝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

殷仲堪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唐彬爲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竝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都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劉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饑儉境內騷然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受其利

後魏高祐爲西兗州刺史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北齊蘇瓊爲清河太守每蚕月豫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史嘗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

隋令狐熙爲鴻臚卿開皇中文帝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竝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帝聞而嘉之

趙賢通爲冀州刺史冀俗薄市井多奸詐乃爲銅斛鐵斛置之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喜頒告天下以爲普法

唐張文琮高宗永徽中爲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爲農唯獨此州廢而不立祀典旣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

示其節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

課最

繇漢以來重長人之寄有會課之法稽勞底績以功多者為最焉蓋取乎治行殊等閎闊彰著乃處乎上第或申之懋賞所以旌勸良吏聳厲當世者也若夫考績之典紀旌虞書大計之法著於周制所以撻勞而責實獎能而褒善載於前籍斯為懿範然而牧守之重吏民之本患於數易罔克成化儻善人為邦復久於其道亦未有不邁德敦教厚生美俗而致尤異之課者矣

漢兒寬兒音武帝時為左內史收租稅時裁闕狹與

民相假貸謂有貧弱及農要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縲屬不絕連縲索也言輸者接

索之相屬也猶今言課更以最帝繇此愈奇寬

朱邑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遷河南太守治行嘗為第一

陳立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

尹翁歸為右扶風盜賊課嘗為三輔最

韓延壽守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

毋將隆為潁川太守以高第入為京兆尹

黃霸為楊州刺史以高第為潁川太守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

二千石自漢興言治民更以霸為首

馮野王為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

班况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

上河地名農都尉者

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較尉

後漢馬魴建武中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

代趙熹為太僕

鄧晨好樂郡職繇是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嘗為

冀州高第

中山屬冀州冀州所部郡課嘗為第一也

崔實為五原太守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嘗為

邊最

賈琮為交趾刺史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黃琬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

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

張奐為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嘗為諸郡最

河西繇是而全

魏朗為河南太守政稱三河表

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

劉祐爲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抑其權強平理寬結政爲三河表

魏杜畿爲河東太守在任十六年嘗爲天下最  
鄭渾爲京兆尹太祖征張魯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

梁習再爲并州刺史政治嘗爲天下最

顏斐爲京兆尹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京兆皆整頓開荒人民豐富嘗爲雍州十郡最

晉解脩初爲魏瑯琊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  
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

諸葛恢爲會稽內史大興初以政績第一詔秩中二千石

梁何敬容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世稱何吳郡後謝舉爲吳郡太守聲跡畧相比

後魏陸俟爲冀州刺史時考州郡治功唯俟與河內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

源賀爲冀州刺史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徯役簡省時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



請代朝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  
裴延雋爲幽州刺史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  
張恂爲廣平太守其治爲當時第一

北齊赫連子悅爲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  
多逃散子悅親加恤惠戶口益增治爲天下之最  
許惇爲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卽是畿郡軍國  
責辦賦斂無准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竝御之以  
道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

後周鄭孝穆西魏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  
能名

王穉時爲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  
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孝穆下車之日戶止  
三千留情撫綏遠近咸至數年之內百四萬家歲考  
績爲天下最文帝賜書美之徵拜京兆尹

王德爲平涼郡守雖不知書至於斷文處分良吏無  
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嘗爲最

崔謙爲鉅鹿太守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  
察嘗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

隋樊叔略開皇初爲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  
梁彥光開皇中爲岐州刺史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

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  
劉仁恩爲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

韋世康爲絳州刺史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

楊達爲鄆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高祖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

令狐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獄滯竝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

文帝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頌告天下

房恭懿開皇中爲澤州司馬遷德州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

趙軌開皇中爲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時使者卻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侯莫陳穎爲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理行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

公孫景茂開皇中爲息州刺史詔以景茂年終考較  
獨爲稱首昇上儀同伊州刺史

裴蘊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  
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嘗少卿

唐皇甫無逸隋大業中爲涇陽太守甚有能政名差  
品爲天下第一

鄭善果隋大業中爲魯郡太守克已爲治號爲清吏  
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

梁文謙隋大業中爲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  
爲天下之最

盧從愿玄宗開元四年爲蔡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  
使奏課爲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疋無幾入  
爲工部侍郎

楊承仙代宗大曆初爲懷州刺史當四戰之地邑野  
荒廢人無全家承仙到官苦心積力以慈愛理之同  
其甘苦流人自古歲盈數萬表課第一

蕭定累爲表信胡安睦潤六州刺史所蒞皆有聲大  
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普州刺史蕭復  
濠州刺史張鎰爲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  
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尋遷戶部侍郎

李承爲撫州江州刺史課績連最

張延賞大曆三年爲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雒  
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  
河渠脩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  
美之時罷河南淮西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  
賞又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理河南五年理化第一  
徵拜御史大夫

嚴震爲鳳州刺史德宗建中初司勳郎中韋禎爲山  
劍黜陟使薦震理行爲山南第一時賜上下考封郎  
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不替

李惠登爲隋州刺史在州二十年田疇闢戶口加于  
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  
其州爲上貞元二十年贈洪州都督

薛莘少以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  
以九課擢爲湖南觀察使

盧元輔爲杭嘗絳三州刺史以課高徵爲吏部郎中  
盧商爲蘇州刺史在蘇州變鹽法獲利倍多文宗開  
成二年宰臣爲鹽鐵使以課績上聞乃以商爲潤州  
觀察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八十四

冊府元龜 課最

卷之六百八十四

冊府元龜

勸州陳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牧守部 一十五

忠

古人有言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是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儒者之寶於是乎在謂之令德豈虛談哉繇漢以來居牧守之任者乃有明誠內孚英規外著奮志而滅敵挺身而冒險忿大盜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八十四

之肆慝糾衆而致誅察姦人之無良先事而除怨值  
亂而不廢貢職遭難而克敦禦備濟王師之乏困保  
臣節於艱虞以至強寇侵逼危城失守轉鬪冒刃遂  
隕厥軀王綱絕紐大事將去守義不回因罹非命凜  
然生氣塞於民聽誠足以聳厲來者俾知委質之道  
焉

漢卜式爲齊相武帝時南粵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  
主媿臣死群臣宜盡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  
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  
苗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帝賢之下

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

縣諸侯未有奮繇直守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雅正也言其行

雅正又躬耕也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

也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興日者往日也上書助官

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歲惡猶凶歲也禮日歲凶年谷不登今又

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

金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王尊爲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

至邛邛九折阪邛山名在蜀郡嚴道縣邛音來歎曰奉先人遺體柰

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和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翟義為東郡太守時新都侯王莽居攝義心知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元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王若等曰翟義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承相方進子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

帝埋名謂身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乃爾豐年十八

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

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畧以明兵

法徵在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追赴於是

以九月都試日太守都尉令長丞斬觀令觀縣名音

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

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

子而信子正復立為王故舉義兵并東平立信為天

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承平王傳蘓隆為

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矯攝尊

丹府元龜 牧守部

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共讀郡國皆震北至山陽

日恭

衆十餘萬尋爲莽兵所敗

後漢文齊王莽時爲益州太守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拒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既位乃問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

伏湛更始初爲平原太守時天下驚擾門下督素梅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梁統爲酒泉太守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宣德將軍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囂敗封成義侯

寇恂建武初爲河內太守光武北征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

耿况爲上谷太守時漁陽太守彭寵反自以與况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結誘况况不受輒斬其使

傅燮靈帝中平中爲漢陽太守金城賊王國韓遂等



殺涼州刺史耿都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燹循固守時北湖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燹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燹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燹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羗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燹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得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燃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知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燹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燹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耶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

朱雋爲河南尹董卓入關留雋守雒陽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既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雒陽雋聞復進兵還雒懿

走雋以河南殘破軍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  
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  
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  
郭汜等數萬人屯河拒雋蓮擊爲催汜所破雋自知  
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催汜作亂雋時  
猶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  
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大帥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  
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  
史周乾瑯琊相陰德東海相劉熹彭城相汲廉北海  
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邵汝南太守徐繆前

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  
南尹幕府國家旣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  
劫執忠良殘弊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  
縉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  
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於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  
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起疑惑謙等竝共諮諏  
義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旣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  
君子靡不顛顛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宐指  
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  
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

蓋勳爲京兆尹董卓廢少帝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與嵩俱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竝還京師

陶謙爲徐州刺史時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漂陽侯

陸康爲廬江太守獻帝初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袁術大怒遣

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病卒王正爲河內太守時董卓擅政正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

孔融爲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相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袁曹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曹公怒而殺之

徐璆爲東海太守被徵當還爲袁術所劫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

朝拜衛尉太嘗

魏華歆漢末爲豫軍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吏民感而愛之時楊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游楚爲隴西太守明帝太和中蜀將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以應之此爾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東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

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來寇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敵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顛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爾使顛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明帝嘉其治詔牧聽朝引上殿

吳士燮漢末爲交趾太守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下詔拜安遠將軍封度亭侯虞忠爲宐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水晉劉暉爲司隸較尉惠帝達長安留暉守雒陽河間王顥遣使鴆羊皇后暉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顥見表大怒遣陳頴呂朗率騎五千收暉暉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暉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暉戰失利還雒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雒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暉後爲太原

內使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劉弘爲荊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惠帝幸長安弘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成都王穎南奔欲歸本國弘距之及弘率弘司馬郭勸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子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張光爲新平太守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顥

所擒顯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  
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顯壯之引與  
歡宴彌日

張髦爲河南尹愍帝建興初劉聰寇河南髦死之

麴特爲新平太守時劉曜旣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  
及諸氏羗皆送質任唯特與西平太守竺恢固守不  
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  
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西將軍率衆五  
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特恢等亦率衆十  
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蓋長安  
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衆大敗

華軼爲江州刺史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濟天  
下之志每遣貢獻入雒不失臣節謂時者曰若雒都  
道斷可輸之瑯琊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

顧衆爲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元帝以  
衆補南康太守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言及敦  
構逆令衆出軍衆遲回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  
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後爲義興太  
守時蘓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  
史庾冰奔於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拯

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恇恇從之衆乃遣郎中徐  
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恇尅期  
郊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楊威將軍仍舊衆從第  
護軍叅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  
響應峻遣將孔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恇  
要擊徽戰于高柞大破之收其軍謨以冰當還任故  
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  
海虞道入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  
大敗度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繇婁縣  
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屯烏苞會稽內  
定王舒吳興內史虞潭竝檄衆爲五部大都護統諸  
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  
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  
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塘以南五縣若越他境  
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  
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叛明率宗黨  
五百人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劉錢  
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卽斬弘首衆住吳城遣督護朱  
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慶亭健遣馬流陶  
陽等往攻之閔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于謨謨以衆唱謀非  
已之力具表相讓論者美之

司馬勲爲梁州刺史守武當時後趙石李龍死中國  
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勲勲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鈎去  
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  
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勲勲兵少未能自固復  
還梁州

應詹爲南平太守時荊州刺史王澄假詹督南平天  
門武陵三郡軍事及雒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  
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  
竟不能從也

王舒明帝大寧初爲廷尉從兄敦表舒爲荊州刺史  
及敦敗敦兄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竝沉于江  
熊遠爲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寧  
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  
至石頭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嘗卿

謝邈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郗驃等所執  
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  
之有遂害之

江績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



仲堪要績與南蠻較尉殷覬同行竝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覬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未知獲死所爾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

辛恭靖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恭靖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

宋王鎮之晉末爲安城太守及桓玄敗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第五人竝臨陣見殺

杜瑗晉末爲交州刺史時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

劉虔之晉末爲江夏相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將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率府郡兵力出澶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叅軍孫長庸流涕勸退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罪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

褚叔度爲廣州刺史時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嶺荊州平乃還

張邵爲湘州刺史時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亟馳使呈高祖

杜弘文爲交州刺史文帝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代之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表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仗節三世嘗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如其顛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旣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遺第弘獻詣京朝廷甚哀之

王僧達爲宣州太守時魏軍來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徒在義興及元凶弒立孝武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之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策之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間道南奔逢孝武於鵲頭卽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

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義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帝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

臧質爲雍州刺史元凶邵弒立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質疏顛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報孝武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舉義竝逃亡邵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邵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報質卽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孝武同下

蕭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元凶構逆思話卽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孝武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濶狹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載言奉被令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臣民莫不憤咽况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嘗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

心輒已種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  
略會奉令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  
武霜斷臧質忠虔竝到不謀同時仗順泌流席卷江  
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  
申垣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垣爲統  
便以卽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絡繹繼發憑威  
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孝武至新亭坦  
亦進克京口

坦護之爲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都王義  
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  
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  
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  
別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

劉延孫鎮京口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  
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旣至誕已閉  
城自守乃遣還誕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  
送首京師

梁曠爲山陽內史時竟陵王誕舉兵反曠家在廣陵  
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使拒誕怒滅其家

劉懷珍爲河間太守時竟陵王誕及郡人王弼族甚

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弼車騎參軍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牧守部

忠第二

南齊謝玄邈宋明帝時為青州刺史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故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

梁袁昂仕齊為吳興太守東昏侯永元末義師至京

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竟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扶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測雅懷聊申任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心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况建鄴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大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曄甲冑久薦誠款各率所繇仍爲犄角沈法瑀孫盼朱端已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王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足爲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弗俊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日昂答曰都吏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

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  
役近奉勅以此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  
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死以內揆庸素文武  
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爾雖欲獻心莫增六師之勇  
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  
從容以禮竊以一食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  
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  
未遑薦壁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  
誠惟理鑒猶懼威靈

歐陽顥爲臨賀內史高祖大湑中侯景構逆衡州刺  
史韋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顥監衡州京城陷後嶺南  
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  
基奪其郡裕以欽與顥有舊遣招之顥不從乃謂使  
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  
爲跋扈後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顥  
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珠  
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

陳昕爲驃騎外兵臨川太守侯景圍歷陽勅召昕還  
昕啟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車輕弱恐慮必濟乃  
拔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

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固留極飯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弗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啟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勅卽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旣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

王褒爲安城內史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三年元帝徵褒赴江陵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袁君正爲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萬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

王冲爲南郡太守元帝鎮荊州爲鎮西長史侯景之亂帝於荊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

陳周敷梁末爲豫章太守是時江南會帥並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唯敷獨



先入朝

蕭乾為建安太守文帝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乾棄郡以避時閩中守宰並為寶應迫脅受其署置乾獨不從徙居郊野屏絕人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以狀表聞帝甚嘉之起授五兵尚書

程靈洗為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華皎之叛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

後魏崔元珍孝莊永安中為唐州刺史爾朱榮之趣

雒雒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驛惲拒守不從為子鵠所陷

裴俠為義陽郡守元顥入雒王欽若等曰北海王顥時奔于梁梁高祖為魏

主送至 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

守帶防城別將

辛子馥為平原相時元顥入雒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顥拘子馥并禁家口孝莊反正詔封三門縣男

崔庠為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

崔巨倫爲東濮陽太守元顥入雒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男

楊津爲定州刺史時賊帥維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及葛榮專制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北齊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濮陽民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爲亂季式討平之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盜賊多致尅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旣不奉命又不侵境有何急

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來備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傳伏爲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克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

後周張嶮初仕梁爲吳興郡守時侯景陷京城百官逃散湘東王記室參軍姚僧坦假道歸至吳興謂嶮嶮見僧坦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

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

泉企爲雒州都督爲東魏將高敖曹所攻陷執企而東企臨發密誡其子元禮仲遵曰吾平生志願不過令長爾幸逢遭會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衰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弘堪立功効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云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

竇熾爲雍州牧隋文初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歲時人高其節

隋王長述爲信州總管時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帝大悅

陳孝意大業末爲鴈門郡丞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舉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執志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慟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較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劉權大業末爲南海太守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

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微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察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

劉子翊大業末爲丹陽留守於上江督運爲賊吳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江都之變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江都之變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大業末爲河東通守唐高祖義師攻之君素守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于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情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情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爲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口城中徵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于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唐李襲志初任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散家產召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後聞江都之

變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  
民悅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  
沸主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  
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他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  
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沒而宗社  
猶存當與諸君戮力中原共雪讐耻豈可怙亂稱兵  
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死不爲逆節而求生尉他愚  
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衆議而止  
皇甫無逸隋末留守雒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  
都尊立越王侗爲帝及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  
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謂之曰當與汝死戰吾  
頭何可得也

鄭元璠隋末爲文城郡守高祖起義大原遣將張綸  
西畧地至文城元璠堅守不下攻拔其城擒致軍門  
及平京城拜太常卿授上柱國

嘗達武德初爲隴州刺史爲薛舉所擒達辭色抗厲  
不爲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不達曰止是瘦  
老嫗何足識竟釋之

李玄通武德初爲定州總管爲劉黑闥所擒黑闥重  
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

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  
輒授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  
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尉吾當為諸軍一  
醉遂與樂飲謂守者吾能劔舞可借吾刀守者與之  
及曲終大息而言大丈夫受國恩鎭撫方面不能保  
全所守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之  
為之流涕拜子伏護為大將軍

呂子臧武德初為鄧州刺史賊朱粲圍城遇霖雨城  
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  
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

陷

劉政會武德初為太原留守劉武周進逼并州晉陽  
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為賊所擒于賊中密表  
論武周刑勢事平復其官爵

高叡聖曆中為趙州刺史時突厥默啜寇州長史唐  
波若將以城降賊叡不能禁止乃於廳事自縊不死  
默啜逼令誘說趙州屬縣叡抗節不顧遂為賊所害  
則天聞而嘉之贈冬官尚書謚曰節

楊元琰長安中為荊州長史與張柬之交代泛舟江  
中流言及則天革命諸武擅權之狀發言慷慨有恢

復之意後入爲右羽林將軍與柬之誅二張立中宗  
李京玄宗天寶末爲饒州太守時祿山反攻饒陽京  
憂迫無計遂投火而死

顏杲卿天寶末爲嘗山太守時安祿山反賊將蔡希  
德攻陷嘗山杲卿及長史袁履謙並爲賊所害杲卿  
晉隴人也少以吏幹稱祿山奏爲嘗山太守及祿山  
反杲卿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丘丞張通  
幽密謀開土門以背之時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  
步騎五千鎮土門而隸於嘗山杲卿遂謀誅卿湊乃  
召欽湊赴郡會議因殺之以并其兵會賊將高邈何

千年俱自東京至杲卿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

吏翟萬德潛縛之安石遂與萬德伏兵於驛生擒千  
年及邈致于杲卿杲卿使其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  
執邈千年及欽湊之首獻於京師帝大喜以杲卿爲  
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袁履謙爲嘗山太守賈深爲司  
馬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祿山聞有  
變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嘗  
山杲卿力屈城陷思明執杲卿送于祿山祿山怒縛  
於維水橋柱支解之杲卿詬詈之聲至死不屈履謙  
亦同時遇害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忿之先截其

復之意後入爲右羽林將軍與柬之誅二張立中宗  
李京玄宗天寶末爲饒州太守時祿山反攻饒陽京  
憂迫無計遂投火而死

顏杲卿天寶末爲嘗山太守時安祿山反賊將蔡希  
德攻陷嘗山杲卿及長史袁履謙並爲賊所害杲卿  
晉陵人也少以吏幹稱祿山奏爲嘗山太守及祿山  
反杲卿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丘丞張通  
幽密謀開土門以背之時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  
步騎五千鎮土門而隸於嘗山杲卿遂謀誅卿湊乃  
召欽湊赴郡會議因殺之以并其兵會賊將高遵何

千年俱自東京至杲卿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與縣  
吏翟萬德潛縛之安石遂與萬德伏兵於驛生擒千  
年及邈致于杲卿杲卿使其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  
執邈千年及欽湊之首獻於京師帝大喜以杲卿爲  
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袁履謙爲嘗山太守賈深爲司  
馬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祿山聞有  
變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嘗  
山杲卿力屈城陷思明執杲卿送于祿山祿山怒縛  
於維水橋柱支解之杲卿詬詈之聲至死不屈履謙  
亦同時遇害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忿之先截其



舌履謙以口血噴其賊面賊鬻割之路人皆不忍視  
李遵天寶末爲彭原太守時肅宗幸靈武至烏氏頓  
遵至謁見進奉衣服器械資糧以助軍

顏真卿天寶末爲平原太守安祿山乘虛遣史思明  
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  
沒獨平原清河博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盪不可復  
振真卿乃歷江淮荆襄朝于鳳翔授憲部尚書

崔光遠天寶末爲京兆尹時肅宗在靈武光遠領長  
安縣令蘇震并府縣官屬十餘人於京西市號令百  
姓名能從靈武郡者百餘人其日出城西門歸順

袁光庭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  
人赴難河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准光庭守伊州累  
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降屈部下如一矢石  
既盡糧儲將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自焚而死  
薛雄代宗大曆中爲衛州刺史魏博節度田承嗣誘  
爲亂雄不從承嗣遣刺客盜殺之

康日知德宗建中中爲趙州刺史會成德軍節度李  
寶臣卒其子惟岳謀有父位詔幽州節度朱滔討之  
日知遂以州順命

姚况建中末爲涇原節度判官時節度使姚令言奉

詔率兵赴關東以况知州事以兵馬使馮河清知兵馬留後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德宗幸奉天况與河清聞之乃集三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吏誓敦忠節衆頗義之卽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蒼黃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况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河清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韋臯建中末爲鳳翔判官權知隴州留後事時涇師犯關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節度使張

鎰以府叛歸於朱泚先是泚留范陽戍卒五百人於隴州舊將牛雲光將之是時雲光將欲謀亂擒臯以應泚臯將翟晔同知之白臯爲備雲光知事泄遂率其兵以奔行及汧陽遇泚家童蘇玉將使于臯以臯爲御史中丞乃相率却過隴州乃云臯恭承命郎吾人也知不受命彼書生可以圖了事無不濟矣及反旆疾趨隴州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僞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知公有新命令乃復還願與戮力定功同其生死臯曰善又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

使城中無所危疑衆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臯且以爲信然乃盡付弓矢戈甲臯旣受之乃內其兵明日臯犒宴蘇玉雲光之卒於郡舍伏甲於兩廊酒旣行伏發盡誅之斬雲光蘇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臯愛鳳翔節度使臯斬海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泚遣從父兄平翕繼入奉天城中聞臯有備士氣增倍臯乃築壇于庭血牲與將士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皇宮而李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旣不事上安能恤下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羣公竭誠重室凡我同盟一心竭力伏願除克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塵軀決無所顧有淪此志明神殛之追於子孫亦罔遺育皇天后土當鑒斯言又使人通于吐蕃以求助朱泚旣滅授左金吾將軍兼禮部尚書尋遷大將軍

張建封建中末爲壽州刺史時淮西節度李希烈稱兵擒李元平擊走劉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鑿駕又幸奉天賊寇威益盛淮南陳少遊且使使交通希烈希烈僭稱僞號改元遣將楊豐賈僞赦書二道送少遊及

建封豐至壽州建封乃令擒縛豐號令軍州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乃令引楊豐對中使斬之于通衢封偽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既怒且懼建封遂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偽署其黨杜少成爲節度令先平壽州然後赴江都建封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柵少成竟不能侵乃南掠蘄黃等州

崔造建中末爲建州刺史涇原叛造聞難作檄馳隣州請齊舉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抗表上聞朝廷嘉之及京師收復詔徵造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上疏請罪不敢卽赴闕德宗以爲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侍郎

李紆建中末爲同州刺史德宗幸梁州紆亦棄州詣行在拜兵部侍郎

高承簡貞元中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反逐其帥因以部將李宥行師事宥遣其將持記責宋州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使來輒繫之一日并出斬于衙門之外威震郡中及宥兵大至宋州凡三城賊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屯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宥爲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師兵圍宥卽遁去

承簡拜簡較左散騎嘗侍充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

崔從憲宗元和初爲興元推官知邛州事劉闢竊據  
西川以兵逼從歸附從訓卒設備以一印抗禦之

杜愔懿宗咸通末爲泗州刺史時桂林戍卒龐勛等  
爲亂擁衆還徐至泗州令息攻之遣牙將李員入城  
見愔曰留後知中承名族不敢令軍士失禮但開城  
門令百姓存活無相疑也愔執而殺之

後唐張憲莊宗同光末爲太原尹時趙在禮入魏州  
憲家屬在魏關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  
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

王思同明宗長興末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潞王鎮  
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稟朝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  
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  
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  
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  
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艱難乃令小伶安  
十十以五絃妓見思同因勸諷動又軍較宋審溫者  
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卽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  
朱延乂以書檄起兵會赴部暑藥彥稠至方宴而妓

使適至乃繫之獄彥稠請誅審温拘送昭赴闕思同  
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為鳳翔中  
行營都部署

晉李瓊高祖天福中為潁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  
叛統本部兵攻其郡城且以書誘瓊瓊固拒之以書  
上進朝廷嘉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一十七

禮士 旌表

禮士

夫見善如不及先儒之不訓就賢體遠為政之要道  
自昔牧人守土之吏曷嘗不尊尚賢者詳延俊乂申  
以禮遇咨其道義然後能成化而美俗哉至若几杖

之設以重於耆年書記之間以獎其高行親詣閭巷  
 靡辭於屈體召至郡閭欽聞其緒言或重其經術待  
 以師友或接之恩紀同乎昆弟及至旌異其德推顯  
 其材褒待越於常制延辟極其勤懇用能聳厲四封  
 之內激昂中人之志使其靡然向風翕然遷善遵行  
 禮讓臻乎耻格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漢曹參為齊相聞膠西有蓋公古蓋反善治黃老言黃帝  
 老子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乎  
 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  
 公焉

吳公為河南守雒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屬文稱於

郡中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

秀美也

甚幸愛

何壽為蜀郡太守時何武為郡吏事壽壽知武有宰  
 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

趙貢為琅邪太守時薛宣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

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斗食者祿少每歲不滿百石計日以

斗為數吏不其縣名也

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促宣歷行屬縣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

中丞相史後宣代張禹為丞相除趙貢兩子為史

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

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椽進見如賓禮

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穰人郭丹為更始諫議大夫便始敗歸鄉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

詩乃歎曰昔明王與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黃堂太守之聽事

郭伋為并州牧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

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吳有龍丘萇者

隱居太末

縣屬會稽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

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

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尤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

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

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

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賢士大夫

爭往宦焉

鮮于褒為京兆尹郡人第五倫始以營長詣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堂令臨去握倫臂



訣曰恨知晚

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徃侯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

朱暉為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朱穆為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

梁統為姑臧太守姑臧稍為富邑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孔奮以議曹掾守姑臧力行清絜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門引入見毋

周景為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嘗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賜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弟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

鮑昱為汝南太守新息人高獲三公爭辟不應昱每行縣輒軼其間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郡人謝夷吾為督郵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

徐蕭為右扶風時張玄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為

陳倉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朝魏史白門下責之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豚矣

遭逢也

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王龔爲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繇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陳蕃爲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徐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种拂爲潁川太守潁陰人劉翊嘗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拂臨郡引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復舉翊孝廉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叅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羊陟為河南尹時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往造陟陟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坐於車下左右莫不嘆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

陶謙為徐州牧時公卿舉鄭玄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謙接以師友之禮

孔融為北海相承黃巾殘破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又以原為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

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祖來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婺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彼匹婦也

猶執此義實望根矩原字根矩仁為已任援手執溺振民

於難乃或宴宴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

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公孫度甫覺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網所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來也遂免危難

融教遣人計問其毋并致餉遺

吳太史慈初避遼東

公孫度為遼東太守時王烈避地遼東度接以昆弟之禮訪以政事

劉表為荊州牧時趙戩客於荊州表厚禮焉

魏張邈漢末為陳留太守弟超與臧洪起義同至陳留邈問臧洪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

盧毓為上黨太守先是鉅鹿人張璠養志不仕移居上黨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板謁璠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板謁所可先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陳登爲廣陵太守請郡人陳矯爲功曹使矯詣許謂  
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  
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  
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  
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議吾敬趙元達博  
聞強記竒異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  
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  
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裴徽爲冀州刺史趙人孔曜薦清河文學管輅於徽  
徽卽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  
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鷄向晨然後出  
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  
駕至十月舉爲秀才

王凌爲青州刺史表請郎中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  
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  
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  
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  
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繇  
基協和之輔也

蜀夏侯纂爲廣漢太守以縣竹人秦宓爲師友祭酒

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  
朴主簿王普厨膳卽宓第宴談宓臥如故

吳士爨爲交趾太守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  
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吳粲字孔休爲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  
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  
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顧邵爲豫章太守初錢唐丁誦出於役伍陽羨張秉  
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  
友之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  
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慙  
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唯善所在皆此  
類也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時皇甫方回謚之子少尊父操  
辟亂荊州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  
下而進

周浚爲楊州刺史廣陵人華譚好學不倦爲隣里所  
重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品待以賓友之禮

劉弘爲荊州刺史時陳敏作亂順陽太守張光率步  
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

劉陶爲揚州刺史先是杜夷爲王敦所舉方正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間齊相曹叅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難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每每營恤之嘗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瞻之

許猛爲幽州刺史素服霍原之名將詰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

王敦爲荊州牧以郭舒爲參軍轉從事中郎將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乃表爲梁州刺史

謝尚爲丹楊尹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臨汝令袁勗子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清亮辭及藻拔遂駐聽久之遂問焉荅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宏誅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鄧嶽爲廣州刺史葛洪爲旬漏令將子姪俱行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莞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叅軍

王弘爲江州刺史時彭澤令陶潛棄官閑居弘甚欽遲之後日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繆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讌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贖

前涼陰澹爲燉煌太守郡人索襲虛靜好學不與當世交通或獨笑或長歎涕泣或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噐謝曹



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黷乎會病卒

後秦符融爲冀州刺史州人崔玄伯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融虚心禮敬

宋劉道產爲雍州刺史柳元景有器質道產深受其能元景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欲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垂意以爲惘惘

袁粲爲丹陽尹太原王延秀薦傳昭於粲深爲所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也

張崇之爲吳興太守烏程人吳達有孝行爲鄉里所推崇之三加禮命其後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

南齊張永爲吳興太守郡人沈鱗士隱居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永請鱗士入郡鱗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鱗士曰明

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  
必欲飭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  
喬鄉永乃止

王曇生張淹並爲東陽太守郡人徐伯珍積學十年  
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曇生與淹並加禮辟伯珍  
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錢塘人褚伯玉有高世之行僧  
達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  
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  
此子臧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

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覺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  
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  
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  
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  
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  
唯服松石分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  
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滄  
州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袁昂領丹陽尹辟徐之才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  
訪郡屬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

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

梁蔡興宗爲鄭州刺史引沈約爲記室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

蕭琛爲東海太守琅邪人諸葛瓌辟江祀府議曹不就琛與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並禮異焉

衡陽王元簡爲會稽太守時何裔隱居東山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嘗命駕式閭談論竟日

柳惲爲吳興太守郡人沈顛幼清靜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累徵不赴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

民丁惲以顛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太慚厚禮而遣之

王峻爲桂陽太守時郡丞周興嗣博通紀傳善屬文峻素相賞好禮之甚厚

陳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先是湘東王主簿蕭允臺城陷居京口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以書召之允又辭疾安都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禮

後魏陸馥爲相州刺史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咨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

王誦爲幽州刺史范陽涿人盧義僖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好憂去職誦與義僖交款每與舊故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來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

劉模爲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獨模給所須吊待以禮肅臨豫州模猶在郡

裴慶孫爲邵郡太守在郡愛好交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嘗滿是以爲時所稱

崔休爲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東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嘗千餘人生徒旣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

北齊楊州公永樂爲濟州刺史州人李系爲廣陵王錄事叅軍府解還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永樂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友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還都

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李德林居貧輒軻潛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臣禮數

唐高士廉太宗貞觀中爲益州都督府長史蜀人朱

桃椎者澹泊爲事隱居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  
鎮益州也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  
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  
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屨致之於路人  
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屨也爲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  
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光之流士廉  
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視而去  
士廉高之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  
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  
張嘉貞玄宗開元中爲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  
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漢州刺史李擇言同榻坐談  
政理時人榮之

盧齊卿爲兗州刺史王希夷隱於徂徠山齊卿就謁  
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所以終身行之矣

賀蘭進明天寶中爲試信安太守其後第五琦貶爲  
須江丞進明重其才畧遇之轉深

李勉德宗貞元中爲汴滑節度以名士李巡張叅爲  
糧料官巡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筵  
次陳膳執酌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峴爲魏郡太守時李栖筠爲寇氏主簿峴待之如布衣交

張建封爲壽州刺史聞溫造之名招以尺書造曰可人也挈家從之建封動靜咨詢而不敢縻以爵祿及按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視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遂妻以兄之子

李泌爲陝虢觀察使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陽城決之泌數禮問之

崔衍爲宣歙池觀察使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士者得賓寮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

旌表

夫追甄往烈申獎至行興廉而舉孝尚賢而崇德乃爲政之所先也况乎居岳牧之任爲萬夫之長風化攸繫品庶式瞻自非敦勗名義旌別淑慝亦何以臻耻格之漸成懷音之美哉繇漢暨唐循吏間作乃有移書以褒直節置饋以禮先民至若貞操邁倫懿範絕俗或著之銘刻或加以辟署或表厥鄉里揚其淑聲或列之圖像形於善頌或枉顧於衡華或荐推於廩賜旣優異於羣萃復升聞於王庭故能激勵頽弛

聳動倫伍致民德之歸厚成政績之尤異焉

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  
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  
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  
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  
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  
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以此職  
追贈府掾史素  
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

後漢任延年十九爲會稽都尉及到靜泊無爲唯先  
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鄧暉爲長沙太守初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  
隣人失火初匍匐極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暉甄異  
之以爲首舉

劉護爲江夏太守郡人黃香年十九歲失母思慕憔悴  
殆不勝哀免喪鄉人稱之至孝護聞而召之署門  
下孝子甚見愛敬

賈琮爲冀州刺史初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廷尉獄  
中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又已肅爲議郎與  
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  
嘗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

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張酺爲東郡太守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

韓崇爲汝南太守郡人蔡順以至孝稱崇召爲東閣祭酒順母平生畏雷自亡歿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軍馬到墓所孔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高密人鄭玄字康成融深敬之從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



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魏王肅為廣平太守時有張璠學兼內外不應辟命

卒肅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璠字來至問之

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

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

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使勞問其家顯題

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毋丘儉為幽州刺史討高句驪王名官將叛於魏其

臣句驪浦者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

此地生蓬蒿不食而死及儉至今諸軍不壞其墓不

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蜀王喬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喬表其

墓追贈孝庶又與嚴君平李引立祠作銘以旌先賢

董榮為益州刺史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孝通

誦之

吳顧邵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恤

其後

晉孔嚴為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

夫之兄弟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  
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  
溫嶠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  
陰澹爲敦煌太守郡人索襲虛靖好學舉孝廉賢良  
方正皆以疾辭澹禮之襲卒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  
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  
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  
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黃玄於衆妙之內宅  
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  
之高遠莊生之不顯蔑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宣爲敦煌太守郡人宋纖隱居於酒泉南山宣盡  
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  
身不可見名不可求

馬岌爲酒泉太守時宋纖隱於南山岌具威儀鳴鍾  
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  
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  
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  
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  
我心

劉弘爲荊州刺史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叅軍李

興爲之文

前秦符朗爲晉州刺史桑虞五世同居閉門邕穆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宋張崇爲吳興太守烏程人吳達經荒饑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夫妻僅存家極貧窘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人贖贈一無所受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  
劉悛爲武陵內史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表其門閭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堂宇頽毀垣墻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卽令脩葺

南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

王綸之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

梁顧憲之爲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謝眺爲東海太守辟琅邪人諸葛璩爲議曹不就眺教曰昔長孫東徂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輜高通德之

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  
結轍前脩豈懷珠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  
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寔就養寡藜蒸之給豈  
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先是郡人郭原平有孝行為鄉  
里宗仰太守王僧朗察不就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  
私米饋原平友山陰朱百年妻下教曰秩年之貺著  
自圖書餘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暮  
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虛深仁絕操追  
風曠古棲真處約華耆方巖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

妻孔孝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  
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不受

後魏盧道將為燕郡太守下車表樂毅霍光之墓而  
為之立祠 樂墓在良鄉  
霍墓在蠡州

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

高允為懷州刺史秋月巡境聞民疾苦至郡縣見邵  
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  
何望乃表聞脩葺之

李安世為相州刺史以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為  
之脩飾廟堂

隋漢王諒為并州總管先是文水人郭雋家門雍睦  
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義之諒聞嘉歎  
賜兄弟二十人衣各一襲

唐許景先開元中為鄂州刺史閭鄉人梁文貞少從  
征役比回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終養乃泣血廬墓  
三十餘年景先奏請宣付史官

李栖筠為浙西觀察使時蘇州嘉興人徐岱少好學  
六籍諸子悉所探究栖筠厚遇之為改所居為復禮  
鄉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 鼎 臣 參 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 國 琦 較 釋

牧守部 十八

薦賢 愛民

薦賢

國有進賢之令易稱彙征之吉蓋淑人君子志不掩  
善義從公共與得英哲以奉其上者也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况乎百城共治萬夫

丹府元龜 薦賢

卷之六十八

觀政按察封部親撫萌俗者哉至乃節行純正才譽彰著名迹輻輳鄉里推服或屬吏之善治或令族之久廢咸能特達慰薦周旋稱述揚於王庭舉不失德傳曰惟善人能舉其類豈虛語也哉

漢吳公史失其名為河南守雒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誦

詩書屬文稱吳公召置門下文帝初立徵吳公以為

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

王襄宣帝時為益州刺史時蜀人王褒既為刺史作

頌即中和樂職宣布詩也又作其傳解釋頌歌之意及作者之意

襄因奏褒有軼才帝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

臣頌

徐明元帝時為涿郡守郡人王尊為護羌將軍坐擅

離部會赦免歸家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帝以尊為

郡令

蕭育成帝時為朔方刺史時馮野王以中山孝王舅

出為上郡太守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

以圖身外足以慮化圖謀也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

不財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

明國家樂進賢也帝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

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

冊序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八

二

後漢鈔期建武初爲魏郡太守時功曹馮勤有能稱期嘗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

劉育建武初爲濟陰太守郡丞劉平有孝行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

杜詩建武初爲南陽太守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董崇等

張輔章帝建中初爲東郡太守郡吏王清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清爲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清亦被矢貫咽音聲流渴前太守以清身有金夷竟不能舉輔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乃上疏薦清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繇此爲司空所辟除步兵司馬輔傷清不遂復舉其子孝庶也

魯丕和帝永元初爲東郡太守數薦達幽隱名士王

龔等皆備帷幄近侍

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龐奮和帝時為河南尹緱氏人龐參初仕郡未知名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

向苗為沛郡守有名迹舉桓鸞孝廉為膠東令

法雄安帝時為交阯太守先是交阯都尉胡貢

一作龐

子廣為郡散吏雄察廣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帝

以廣為天下第一

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文詩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

勞來 旬月拜尚書郎

李固順帝時為荊州刺史薦桂楊太守藥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

范津為北地太守明知人舉傳熒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熒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蓋勳靈帝中平初為京兆尹是時漢陽叛人臣國眾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

萬人因版用處士扶風孫瑞為膺錫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烏



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爲靖寇都尉凡五部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勲

張浩爲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

劉翊爲汝南太守舉郡人許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

陰修爲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爲務舉五官擢張中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部圖爲吏以光國朝

孔融爲北海相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高幹爲并州刺史時嘗林有高行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

魏梁習漢末爲并州刺史薦州界名士嘗林陽俊王陵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

孟達爲安定太守嘗薦涿郡太守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日以人乏謬備部職時涿郡太守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民和頃任近職奉宣威德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嘗厲節精心思投命爲効言辭

激揚情趣欵惻臣雖愚暗不識真偽以爲雄才兼資  
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  
家叅居其半比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  
展其勤幹而已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悽  
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  
漢惟賢知賢也惟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  
今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閒下知指歸便大  
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  
是吾本意

高堂隆爲陳留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  
爲計曹掾明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

張旣爲雍州刺史時武威太守毋丘興甚有惠政旣  
上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  
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  
撫吏民外懷羗胡士卒柔附爲官效用黃懷張進初  
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拔民  
夷陳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  
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跋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  
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  
胡並惡詣興皆安郵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

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卽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蜀劉焉漢末爲益州牧廣漢郡人任安兼通數經究極圖讖不就徵辟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彌疑之輔以消非嘗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時王塗隔塞遂無聘命

晉王戎爲荊州刺史時樂廣有名戎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後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裴楷爲河內郡太守范晷爲丞楷雅知之薦爲侍御

史

山濤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居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向風俗頗革

華譚爲廬江內史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

王敦爲廬江刺史時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敦以賀循爲賢良杜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登用漢武欽賢俊彥嚮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於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

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  
名實備僚東宮忠恪允著清虛冲淡上俗異軌考槃  
空谷肥遁匿迹盖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  
詔公車承對册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  
是逼夷赴雒夷適於壽陽

孔厥爲吳興太守先是郡人王談父爲鄰人竇度所  
殺後以錚斬度太守孔嚴宥之及厥爲太守究其義  
行舉爲孝廉時稱得人

何充爲東陽太守薦徵士虞喜

孔愉爲會稽內史韓續好文學以潛退高操愉上疏  
薦之召拜博士續稱老病不起

後秦郭播爲隴東太守時赫連勃勃乞伏乾歸作亂  
西北禿髮僭檀沮渠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  
欲鎮撫二方播言於姚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  
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  
得庶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嘗  
致負敗鄉試舉之播曰清絜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  
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  
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  
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

宜鑪督一方願陛下遠鑒高車近悟後轍興不從  
宋王韶之爲吳興太守郡人潘綜少有孝行綜鄉人  
祕書鑒丘繼祖廷尉沈赤默以綜異行薦補左右令  
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韶之臨郡發曰前被符孝廉  
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  
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敷允稱符旨烏程潘  
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  
行咸積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  
陳其行跡

陸徵爲益州刺史先是龔穎爲前刺史毛璩從事璩  
爲譙縱所殺穎獨不屈節及縱僭號徵之又不起逼  
以兵刃執志益堅縱平後元嘉二十四年徵上表曰  
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  
操彰昔者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害巴庸害殺前益  
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休迫受職璩故吏  
龔穎秉心貞白抗志不撓殞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  
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尤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  
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  
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蠲之抗辭燕  
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誠當今

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鄉  
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  
志存砥礪有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過懼紕妄  
伏增悚慄穎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陸徽爲廣州刺史上表薦士曰伏見廣州別駕從事  
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自行  
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職無通資而隨牒南  
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藩機屢顯符  
守年暨知命庶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脆  
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瑄  
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是以澄革汙吏洗鏡貪  
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毫露敢  
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跡朝省搏嶺表  
之清風負冰壺之繫望則思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  
緣天澤雲布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  
其瞽言希垂聽覽

蔡興宗爲會稽太守時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  
出身不減秘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  
子爲望計郭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士高門原平  
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勅用人故二選並寢

泰豫元年與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以勸風俗

南齊褚淵爲吳興太守郡人丘靈鞠爲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黨錮數年及淵至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

王奐爲吳興太守武康之沈鱗士隱居教授學者數十百人奐上表薦之詔徵爲奉朝請不就

梁謝朓爲吳興太守唯與姑熟周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鄭紹叔爲司州刺史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以此歸之

後魏穆羆爲汾州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人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民懷之並爲表請孝文皆從焉

胡泥爲幽州刺史有陽尼少好學博通羣籍泥以其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

李安世爲相州刺史時路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繇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居有才望因推言之孝文遂并拜

焉

鄭義爲兗州刺史酸棗令鄭伯孫甄城令董騰別駕  
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  
稱薦時論多之

北齊王昕爲東萊太守時杜弼爲光州曲城令爲政  
清淨務在仁恕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  
還昕以弼應詔

後周陳公純爲岐州刺史舉遂伯中大夫樂遜爲賢  
良

唐陳少遊爲揚州刺史吳郡陸贄有經學少遊愛其  
才辟爲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

張九臯爲宋州刺史時高適好學以詩知名佳句朝  
出夕遍人口九臯表薦之

韓滉爲浙西觀察使時萬年人韋渠年少警悟涉覽  
經史滉奏授試秘書省校書郎

韋夏卿爲蘇州刺史扶風竇羣以處士隱毗陵嘗著  
書號古今名臣畧三十卷夏卿以丘園茂異薦部兼  
獻其書不報及夏卿爲京兆尹又薦之徵拜左拾遺  
韋臯爲西川節度使西河人段文昌家于荊州僮僕  
有氣義節度使裴冕知之而不能用臯在蜀表授校



書郎

楊汝士為同州刺史入朝薦防禦判官魏謩為右拾遺文宗以謩魏徵之後頗竒待之

後唐張全義初仕梁為河南尹以李專美名旌之後奏為陸渾尉

晉趙在禮天福中為宋州節度使奏荐前節州節度使官李穀乞除一官尋授監察御史

愛民

夫牧守吏民之本可以感物而行化者也居其任者苟能宣恩澤之詔布忠厚之教廣求民瘼洞達治體

知所疾苦去其繁密俾夫百姓寬息一境休和茲所謂良二千石矣漢氏而下循吏間作至有專行仁惠務於安輯振恤周困拯濟孤弱或條上其損益或蠲省其賦調至於推恕心以惜民力違科禁以順物情苟利於人靡顧于已或出私積以代民租故能上下忻賴所在化行為吏人所稱績用可紀非夫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庶幾乎德讓之風者亦胡以臻此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力猶勤也先以德教

化於下若有不從然後用刑罰

薛宣為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所居皆有條教可紀

多仁恕愛利愛而安利也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

季善為日南太守以愛惠為政

劉岱為兖州刺史虛已愛物

魏何夔為長廣太守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

收租稅絲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

以法乃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

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

不從教者不從者不得不誅則非官民設教隨時之

意也先王辨九服之則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

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

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

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不治矣太后

從其言

袁渙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信田民不樂多

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

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疆大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八

盧毓爲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  
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燒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  
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帝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  
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  
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  
有惠化

王觀爲涿郡太守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  
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  
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  
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子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  
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  
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  
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潔帥下以儉僚屬  
承風莫不自勵

晉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東土饑荒賦役繁重吳會  
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  
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  
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已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  
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  
復事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

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今在疆寒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嘗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嘗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繇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說斷而時意不同近簡較諸縣無不皆爾餘尤千萬解重歛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

此而捕代修嘗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嘗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謀捕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歿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請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何絕其叛亡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令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

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宋徐諮爲始興太守朝廷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諮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或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日課米三十斛一戶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日兒未堪田非或是憚向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免且邊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繇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探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摧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惟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卽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佚不辯自中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太祖嘉之

梁顧憲之仕齊永明中爲隋王東中郎長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嘗歲西陵牛埭音大稅課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卽如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簡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勅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憲之議曰尋始立一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弱濟急利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生於理外或禁邊別道或空稅江河或撲航倍價或力周猶責凡如此類不經牛埭煩告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諠訢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繇饑棘或徵貨買粒還拯親累或携老扶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本加倍將何以濟皇茲卹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擢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嗣言懼加遣詰使百姓侵苦爲公賈

恣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徃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  
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益徵歛民所害乃大也  
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  
任者應簡廉平庶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  
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  
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卽日不  
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  
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  
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  
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三五屬官蓋惟  
分端輸調又則嘗然比衆局簡較首尾尋續橫相質  
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  
年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取積應公贍私  
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  
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簡未窮後巧復滋網辟  
從峻猶不能悛竊尋名之多僞寔繇宋季軍旅繁興  
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嘗迷途忘反  
四海之大黎庶之衆用心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  
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污實增崇曠務詳覽簡

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病前後年月久被其事不存符  
旨歸嚴不敢暗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  
變萬源聞者莫不驚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  
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  
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  
縣簡保舉其綱領畧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  
嬰疾沉痾者重荷生還之恩也又永興與諸賢罹唐  
寓寇擾公私殘燼彌復特甚儻值水旱實不易思俗  
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  
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培土事在可知用循餘弊誠宜  
改張置法臣緣元懿令啓敢陳管見世祖並從之錄  
是以方直見委

蕭景爲雍州刺史初到州省除三迎羽儀器服不得  
煩擾吏人

陸果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民下所稱

後魏任城王澄爲定州刺史初入中每橫調百姓煩  
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

裴良爲汾州刺史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  
亂民大饑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  
三四良以饑窘因與人民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



自良始也

張昭爲幽州刺史年谷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斯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

辛彥爲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饑上表請輕稅賦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張煜爲岐州刺史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顯入雒仍令復州

劉道試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益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險道試頻爲表請蠲其稅賦百姓賴之崔遊爲河東太守郡有盜戶常供州郡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

杜纂爲清河內史尤愛貧老所至問民疾苦對之流涕

北齊裴讞之爲末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所無預代下民所出爲吏人所懷

赫連悅爲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路繇郡因問所不便悅荅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

民不覺損幹悅谷云所言者民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文襄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乃勅依事施行房謨嘗爲徐兗二州刺史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民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

後周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脩之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脩復行旅又得庇廕太祖後見怪問知之日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吏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唐崔善太宗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廷立議戶殷之處聽徙寬鄉善爲上表稱畿內之地是謂戶殷下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歷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

賈敦實高宗咸亨初爲洛陽長史洛陽令楊德幹尤稱殘猛敦實謂人曰政在養人義須存育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嘗抑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減敬暉則天聖歷初爲魏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繇是人吏咸歌

詠之

狄仁傑中宗通天元年契丹攻瀛州河北震動太后制起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停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

韓休玄宗開元中為虢州刺史以地在兩京之間車駕在京及東都並為近州常被支稅藁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悅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是刺史欲為私惠耳乃下符不許休復將執奏寮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州人于今稱之

崔縱為河南尹時兵革甫定人戶什耗六七縱悉心為聖惠愛簡易蠲苛去煩先是戍邊之師歲繇雒陽者備器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歛以繩胥吏之私又益導伊雒以通里閭漑灌通貨皆不擾人

嗣曹王臯累為譚洪荆襄觀察使至嘗平物價布帛貴則官出賣之或給將吏廩俸故豪家不得擅其利

人不大困

崔衍爲號州刺史居華陝之間而稅重數倍其苗錢華陝之郊賦出十有八而號之人賦徵七十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歛乃詰衍以前後刺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日久有司不宜以進言爲譴其畧曰伏見比來諸州應緣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申請不患陛下不憂恤患在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以言得罪者是用不敢回顧苟求自安上奏切直爲時所稱後爲宣歙池觀察使時天下好進奉以給主恩徵求聚歛州郡頗耗竭韋臯劉贊裴肅爲之首贊死而衍代其位衍雖不能盡革其弊而衍居州十年頗以勤儉府庫盈溢

穆贊代崔衍爲宣歙池觀察使宣州歲饑贊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之稅故宣州人不流散

鄭珣瑜貞元中爲河南尹清淨惠下賤歛貴發以便百姓時吳少誠寇許州韓全義爲招討使全義與監軍使發牒催督或非條珣瑜得牒輒挂壁不以付吏及軍罷盡數百封其所供市草粟珣瑜素以儲積於陽翟密縣與官軍相近故河南百姓不知儻運之勞

而事集矣

房式憲宗元和中爲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河南府餽餉車四千輛式表以凶旱人貪力微難以徵發帝可其奏免役人懷而安之

李渤爲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决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四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九百一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爲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旣

上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離符印特乞放臣歸田穆宗下詔云江州所奏實爲懇誠若更抑爲必難勝濟所所逋欠宜令時放

衛次公爲陝虢觀察使請蠲租錢三百萬人得蘇息後唐安彥威爲河中節度上言被省符課丁夫運石脩河隄農事方急請以牢城軍千人代役從之

晉東郡留守石重人奏皇后一行發往汴州所有汾路支贍諸雜物色等並和雇脚乘般馱不擾百姓

盧質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於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

漢趙德鈞為薊門守以北虜孔熾雖軍威不振郡任其理兵糧皆給於朝廷而百姓數年不藉租調增峻城洫惟以軍士役作境內歌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一十九

威嚴 革弊

威嚴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故子產有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之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斯威嚴之謂也繇漢以來長人之吏以武健疆圉而

著稱者蓋有之矣莫不因其天姿之峻厲乘其民風之豪橫繇是懲習俗之弊嚴其約束去害羣之惡正其典刑姦吏震悚羣盜屏去風化肅於境內威聲動於鄰壤人用胥畏吏不敢欺此其所以為能也若夫山甫之不吐剛茹柔而德舉仲尼謂以寬濟猛而致和亦何必厲氣作威然後臻夫治者已

漢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後為南陽太守吏民重足飲迹

尹立為京兆尹尚威嚴有治辨名

雋不疑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

徒還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其母輒問不

疑所平及活幾何人及謂奏使即不疑多有所平反

母喜笑為飲食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

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趙廣漢為京兆尹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劫人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富人

蘇回為郎二人劫之規取其身為質有頃廣漢將吏

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曉謂諭告之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

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

處遇之或逢赦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 令則得免脫也

下堂叩頭廣漢詭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

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

調辦具之也棺歛以棺衣歛尸也 皆曰死無所恨

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

罪者為虧枉除免之而三 虧減也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也 不服極法

奏之抵罪或至死

王溫舒為廣平都尉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

稱為道不拾遺遷為中尉為人少文它惛惛不辨 言

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 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

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

言姦 鉅所以受投書也 置百落長以牧司姦

魏相為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

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有老從事教吏民數百人遮

道自言官府盡滿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

神後博徐問知老從事所教乃殺此吏州郡畏博威

嚴後遷瑯琊太守齊郡舒緩養名 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人以養

名聲 博親視事右曹掾史皆病移卧博問其故對言惶

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

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皆斥罷諸病



吏白帝走出府門郡中大驚博治郡嘗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帝有劇賊及它非嘗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効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恐服

翟義字文仲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

謁徑入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乃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亢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

立傳送鄧獄鄧分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大縣恐見

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因太守行縣以文義自隨即送鄧之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載

環環繞也宛市廼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後漢梁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

蓋延為左馮翊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為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賈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畧建初中爲朔方太守  
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苦爲居人所僕役不得  
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叅選轉相監司以趙  
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  
敢入塞

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  
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  
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  
風自然悚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瘦陶長  
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董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

然

邳壽爲京兆尹郡多疆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  
冀州皆懷震悚各相簡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  
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

張宗爲瑯琊相其政好厲猛敢殺伐

張衡爲河間王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  
其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  
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爲正理

張輔爲東郡太守雖儒者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  
擊豪強

韓陵為南陽太守發摘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

朱穆字公叔桓帝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

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

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嘗侍並以檄謁穆穆

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

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

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

歸塋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

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

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

謝成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

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

形像之足紀也輸作左較後復赦之

王渙為兖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部郡所屬之郡也

張禹為下邳相功曹史戴閏故大尉掾也權動郡內

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

不震肅

范康為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

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侵奪人田宅皆遽還之

趙苞為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

蕃喪妻鄉人里邑唯許子將不往徵爲尙書令送者  
日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不出郭門

李膺爲青州刺史有威政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  
屬城聞風皆自引去

成瑨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黃門凡至境界  
下車振威以簡攝之

劉祐爲司隸較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  
每至界首輒改易輿隱匿財寶威行朝廷

陳龜爲京兆尹時三輔豪強之族多侵任小民龜到  
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

橋玄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贓罪玄收考  
髡笞死於冀市一境皆震

劉表爲荊州刺史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

魏陳登漢末爲東陽長有能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  
爲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  
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  
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

王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民設  
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

蜀張嶷爲越雋太守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

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史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人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

晉何曾魏末爲河内外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

郗詵爲雍州刺史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

王遜爲魏興太守永嘉四年寧州治中毛孟詣京師

求刺史乃以遜爲南夷較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鍾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依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行版檄遜旣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震服威行寧土

吳彥爲順陽內史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

之以罪及彥爲之清貞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異其去職

山遐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垂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

宋吉翰爲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齋閣呈其事翰省其語令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

劉懷慎爲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

劉湛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

沈攸之爲郢州刺史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繇小人凌侮士大夫也

蕭惠開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爲政令行禁止又爲東海太守時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

假還郡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與宗名位畧同又經  
情款日以負釁推屈慮與宗不能詣已戒勒自下蔡  
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  
犯與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舩訊惠  
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皆無一人  
答者

南齊孔琇之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  
清嚴

梁蕭穎達爲豫章內史在任威嚴郡人畏之

蕭景監揚州事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  
妣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妣語曰蕭監州符  
如火大糲汝手何敢留之其爲所畏敬如此

江革爲廬陵王長史行府州事以清嚴爲百城所憚  
又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  
百城震恐

瑯琊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藉望風自解

何遠爲新興內史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  
民不敢非爲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  
高祖每優詔答焉

後魏元興都聰敏剛毅爲河澗太守爲政嚴猛百姓

憚之

元志為揚州刺史在州威名雖減李崇臣欽若等曰李崇延昌初

為揚州刺史大有威望亦為揚荆楚所憚尋為雍州刺史

穆鑣為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公以威猛稱

李詵試守博陵郡抑強扶弱政以威嚴為名

房士達為平原太守時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

西度不敢攻逼

苟頹為維州刺史為政剛嚴抑強扶弱山蠻畏威不

敢為寇

李曾為趙郡太守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

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崆山界得一屍妄謂趙

郡地賊長責之還令送歸故處

張彞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

臨隴右彌加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赫然

可觀羗夏畏服憚其整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

劉藻為秦州刺史誅戮豪橫羗氏神之遇車駕南征

以藻為來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夏

侯道歷華州瀛州刺史為政清嚴

裴他為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



羊敢爲廣平太守甚有名能姦吏跼躄秋毫無犯  
宋世景爲滎陽太守鄭尙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  
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  
借假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  
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亾走於  
是寮屬畏服莫不改肅

王椿爲太原太守歷華殷冀瀛四州刺史性嚴察下  
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

北齊清河王岳爲冀州刺史轉青州刺史任權日久  
素爲朝野畏服久爲三藩百姓望風讐憚

蔡雋爲齊州刺史爲人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  
部分使民畏服之

劉緯爲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  
後周裴果爲正平郡守果正平本郡人也以威猛爲  
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爲之屏息

宇文深爲東雍州刺史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  
右吏民懷之

崔說爲涼州刺史說蒞政強毅百姓畏之  
鄭偉爲華州刺史偉前後蒞職皆以威猛爲政吏人  
莫敢犯禁盜賊亦爲之休止雖未仁政然頗以此見

稱

隋庠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僅隸無敢出門所置鹽菜必於外藏凡百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

崔弘度爲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讐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迹

田式爲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犯者

元亨爲衛州刺史衛士俗薄亨以威嚴鎮之

高勵爲上開府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勵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謁府稱詣前後至者數十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爲治理

爾朱敞爲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懼之唐李勣貞觀中授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尉府長史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李暉簡較雍州長史糾發姦豪無所容貸甚爲吏人畏服

王方慶爲廣州都督管内諸州首領多貪縱百姓有

詣府稱寃官以先受首領餽餉未嘗鞠問方慶乃禁止府寮絕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其罪繇是境內清肅

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權懷恩爲變萊衛雅四州刺史合州長史所歷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繇汴州德幹送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德幹大慙時議遂以爲不如懷恩也

薛季昶則天時爲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後歷魏陝二州刺史雒州長史所在皆以威肅爲政

張知謩天授以後歷房和舒延德定稷晉雒宣貝十二州刺史所蒞有威嚴人不敢犯

魏元忠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簡較雒州長史政號清嚴宋慶禮爲貝州刺史遷簡較營州都督爲政清嚴而勤於聽理所歷之處人吏不敢犯

張嘉貞爲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敬思

李嵩爲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

韋虛心爲荆楊長史兼採訪使所在官吏振肅威令甚舉

崔隱甫爲都留守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憚

信安王禕歷蜀濮二州刺史政號清肅人吏畏而服之

李齊物歷鳳翔京兆尹無術學在官嚴整好發官吏陰事以察爲能少恩而清廉自餘人吏莫敢抵犯

李樺言爲漢襄相岐四州刺史所歷皆以嚴幹聞

嚴郢爲京兆尹清嚴疾惡練於法令敢誅殺盜賊屏息胥吏莫敢欺

李若初爲浙西觀察使善於吏道至性剛嚴彊力束下吏人甚畏服

李鄘爲淮南節度使當官嚴重以峻法操下所至稱理而剛決

穆寧爲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爲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

劉贊父彙祖子玄皆左嘗侍贊爲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贊領宣州十餘年祖父皆以文學稱贊不知書唯以強猛立威官吏畏重之

王沛爲海沂密節度使邦實新造人多獷鷲沛明法制董師旅軍鎮大理

王起鎮蒲州每歲蕃使繇於郡府逆旅郵傳咸苦之起至是待之以禮抑之以威無敢犯者

蕭廩乾符中除京兆尹時軍容使楊復恭有假子抵罪廩命地軍捕之尋爲所毆旣至斷曰新除京兆尹敢收所繇將今百司難逃一死時政救者盈門尋殺之繇是內外畏服

梁馮行襲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惴懼

後唐孔循爲許州節度使爲政嚴明軍民畏而愛之周武行德爲西京留守白馬寺僧永順每歲至四月於寺聚衆擊鼓搖鈴衣婦人服赤麻縷畫襪誦雜言里人廢業聚觀有自遠方來者行德惡其惑衆殺之又前留守恩都押衙徐衙徐祚以醉訛言行德斬之

革弊

夫政化之貪弊民俗之浮僞因習而不改流蕩而忘返非夫賢明之長窮察其事形於教條峻其科謫去蠹害納之軌物又曷能祛累積之根抵革閭閻之視聽哉東漢而下居方牧之任者乃有勤求民瘼崇

樹治本敦正道以祛多僻厲德色以窒邪思去泰甚以厚其生蠲煩苛以除其疾出令畫一而下莫敢犯立誠果斷而妖不下興用能阜康斯人澄清屬邑信孚於比屋風動於百姓興化成治易俗至道惠浹於封內澤及於後世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是之謂歟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嘗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祀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周舉為并州刺史大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龍忌之禁

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龍皇木之謂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謂之禁火禁火俗傳本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至其亾日咸謂神靈不樂舉火繇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

宋均為九江太守浚道縣故城在今慎南縣有唐后二山民

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

猶祭之有尸主也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

禁約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

良民於是遂絕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二月五日產子及與

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

遂改

樂巴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恠小人嘗破貲產

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

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蜀呂乂為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諸

葛亮卒之後士伍亾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

為之防禁開喻勸道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晉王恂為河南尹時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

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

數太原諸郡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

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庾和穆帝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表除眾役六十

餘事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

劉敬宣爲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以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

宋謝方明爲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

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濶畧苛細務在綱領州臺符攝卽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辯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罪判从繫之獄每征伐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旣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卽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方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

羊玄保爲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士叛制一人不禽符五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比叛之繇皆爲窮



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以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單身逃役便爲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旣憚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旣無堪能坐鄰勞吏名器虛借所妨實多將恐階級不足供賞伏勤無以自勤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是與天下爲一若其非耶亦不宜獨行一郡民罹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敢率管冗冒以陳聞繇此此制得停

蕭摹之爲丹陽尹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主更以奢意爲重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闕神祇有累人事遵中越制宜加裁簡不爲之防流竟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開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材瓦悉沒入官詔可

南齊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務存約省停州府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二千餘人見囚五歲以下不連臺者悉皆原遣之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

王僧虔爲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寬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太祖納其言而止

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墓棕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

顧憲之爲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輒去就祖爲禱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各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繇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劉懷珍爲冀州刺史於堯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謂主簿崔祖思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主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

梁楊公則爲湘州刺史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

宣城康王秀爲郢州刺史郢州當途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彫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省薄去遊費境壤晏然也

王神念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先時郡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糜費極多神念令毀撤風俗遂改

蕭琛爲吳興太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張纘爲湘州刺史至州停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皆省併

鄱陽忠烈王恢爲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疋以付所訂之家恣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民人賴之

袁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師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簡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

衆卽刑於市而焚神一都無敢行巫  
後魏任城王澄爲定州刺史初人中每模調百姓煩  
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州賴又禁  
造布絹不任衣者

楊椿爲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  
攝凡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軍師各四十六人  
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各南戍一軍兵統千餘然  
主師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師百八十  
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嘗發夫三千草  
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  
至閑月卽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  
之

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愿樸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  
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

鹿生爲濟南太守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  
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制斷之聞者嗟喜  
崔猷爲京兆尹時婚姻禮嫁娶會之辰多舉音樂又  
鄠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綉者猷請禁斷事  
並施行

北齊蘇瓊爲南清太守禁斷淫祠

清河王勵爲楚州刺史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神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家業勵歎日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隋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則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繇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簡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觀其飲食於是悉愈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繇命不關相看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而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

唐蕭齡之貞觀十八年爲廣州都督表稱嶺南州縣多用土人任官不顧憲章唯求潤屋其婚姻資湏卽稅人子女百姓怨苦數爲背叛且都督刺史多居庄宅動經旬月不至州府所有辭訟皆委之判官省選之人竟無几案惟有勅詔施行纔經省覽而已又守領之輩年別娶妻不限多少各營別第肆情侵奪專恣若是實數彛倫於是詔下並皆禁斷自此蠻俗便

之

黨仁弘爲戎州都督夷獠之俗賣親鬻子仁弘制法禁斷百姓便之

李暲爲太原尹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爲業及死不斂但輿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爲黃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暲到官申明理憲期不再犯仍發兵捕殺群狗其風遂革

杜亞爲淮南觀察使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街衢造屋行旅擁蔽亞乃開拓疎啓公私悅賴焉

裴度爲蔡州節度使吳元濟平度乃視事蔡人大悅其俗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有經過醉飲者皆以軍法論度始至惟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百姓始知王人之樂

薛珏爲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廩役者三千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珏皆省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贏

于頔爲蘇州刺史吳俗事鬼神頔病淫祀廢生業廟宇皆撤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

王濬爲京兆尹奏以諸縣皆有鎮軍並隨逐水草牧放羊馬賊徒因茲假託挾帶軍器晨夜混雜善惡不分伏請從今日已後牧放之徒不得躬帶刀劍器仗等放牧仍請詔下後十日外有犯者百姓所在集衆決重杖二十屬軍者許臣擒捉牒送本鎮亦准例科決仍便解退其近城弋獵准前後勅並以禁斷公郡駙馬將軍子弟鷹鷄准勅但許城南按放不得輒越諸界並請不得別持刀劍等所冀邦畿之內盜賊屏息居人行客晨夕獲安詔可其北軍按習不同私家任隨便近

孔鄴爲廣州刺史至郡禁絕賣女口

鄒士美爲昭義軍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則皆減撤焉

楊於陵爲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口編戶無以別白於陵請置挾名勅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差以條限繇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壯年得位銳於報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恠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斯

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祀一千一十所又罷私色山房一千四百六十四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時徐泗觀察使王智興奏請於當道置浮圖戒壇度僧尼元和已來屢有詔旨禁絕此弊諸道莫敢有請獨智興首啓其事因緣率歛甚於王稅自淮已南蚩蚩之徒奔走尤甚智興之家資累巨萬蓋因以此德裕狀論云徐州觀察使近於泗州開元寺置戒壇從去冬便遣僧人於兩浙福建已來所在帖榜召僧尼受戒江淮自元和二年後更不度人百姓聞知遠近臻奏當道僧尼又皆私蓄資產與編氓無異自有戒壇已來一戶有三丁五丁者皆發遣一人出家意在規避丁徭影占資產正月已來百姓落髮者無數蒜山渡僧一日點得一百餘人過江勘問唯下四人是舊出家沙彌及客僧餘悉是蘇嘗州百姓亦無本州公憑其時並勒歸本貫還俗訖聞泗州所置戒壇只在聚斂財貨殊非爲降誕資福之意其僧到者每人納錢二千當日給牒放廻元不受戒若不鈐制直到降誕日方停計兩浙及福建合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小繫於朝廷法度况江淮賦役至重實要稍爲限約狀到中書門下



卽時奏停又宋汴觀察使令狐楚上言亳州聖水出有疾者飲之輒愈無遠近老幼莫不奔赴兼繇中書門下德裕又狀論云亳州聖水訪問本因無良僧三數人欲求丐錢物與側近百姓相知稱此水能療疾病訛言一扇遂至惑人數月已來自淮泗達於閩越無不奔走又聞此水每斗三貫價每三二十家卽顧一人就亳州取水發心之時數十家已不食葷血服此水後又三七日蔬食兼於門牆帖榜食葷辛者不得入門就任妄中又多非本水皆是無良之徒所在別取水販賣其百姓羸老病疾者旣湏踰月蔬食又

盡屏絕醫藥飲此惡水並皆困篤自秋已來此水過江者每日嘗不下三五十人除當道百姓外兼半是越州福建百姓近已於蒜山津嚴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信惑不已伏以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虛誕人以爲妖今亳州水頗近於此又爲黎甿之害伏乞特申典制速令填塞所冀人知禁令俗保乂安於是宰相裴度於汴州狀後判曰妖繇人興水不自作牒宋汴觀察使填塞訖報時人皆以爲當德裕後爲淮南節度使又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閭閻之間濶四

尺今令濶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令曳五寸事關釐

革不敢不奏

正月十五日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幹得罪德裕因有是奏

陸亘為浙東觀察使將行延英面奏節制分兵在州貽患於國詔天下兵分於屬郡者隸於刺史初越之永嘉郡城於海墻嘗陷寇境奪官吏廩祿之半以代嘗賦因循相踵吏返為姦亘按舉賊罪表請郡守已降增給其俸人至於今賴之

崔郾為邾州觀察使舊弊有二供不疑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郾以廉使嘗用之直代之

牛僧孺為鄂岳觀察使江夏城客土散惡難立垣墉

每年加板築賦菁茅以復之吏緣為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苦被築之費歲十餘萬卽賦之以傳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整葺蠹弊永除

王彥威為陳許節度奏毀除管內山房三千八百餘所

盧均為廣州節度使奏請禁土人與外蕃婚姻及禁蕃人置田宅可之夷人與華人雜居婚娶歲月滋久至均方能立法以禁之

後唐馮贛為北京留守先是以相堂為使院後以為樂營羣吏簿籍無定居又取太原縣為軍營縣寄治

潛玄觀嬪至並詢舊制復以相堂爲史院太原歸舊縣其餘觸類如之

周知裕爲安州留後淮土之風惡其病者至於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於他室或時問訊卽以食物揭於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繇是弊風稍革

王晏球長興中爲青州節度使奏臣所部州縣黠簡到見役節級所繇等四千五百餘人今留合充役者二千八百餘人並放歸農訖明宗優詔褒之

晉王傳拯爲寧州刺史州接蕃部前政滋章民多厭苦傳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

王周爲涇州節度使奏前節度使張彥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停廢詔褒之

漢闢建爲景州刺史本州三正至節進馬一疋價錢五萬舊例分配牙前及諸縣人吏因茲巧斂編民今後所買進馬刺史出自俸錢又每歲冬月量於鄉村分配柴薪供州鄉因此求取過倍薦蒹蔬園舊亦諸縣取給今並止絕滄州奏之優詔獎激仍示諸道州府

周李從敏爲定州節度使其政靜而不煩易定征賦

舊典三鎮同風賦歛出自藩侯朝法不能拘制至是  
從敏削舊樊載振朝綱不取兵於民不橫賦於境部  
內使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牧守部 二十

強明

古者列爵分土以封諸侯威福自專政令已出故俗  
既易治民亦恭命秦氏而下罷侯置守地廣於曩日  
勢輕於昔人至於抑兼弁制豪猾評獄犴靜鄉閭非  
強以立威明以鑒物則何以致尤異之治興謠誦之

聲乎然則寬猛相濟韋弦在御乃有誠之於懦以苛  
為強防之在闇用察為明即古之循良異乎斯矣苟  
或強而不苛明而不察曲直立斷而輔以簡易情偽  
洞見而兼以仁恕固可以三月而報政百年而勝殘  
焉

漢田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  
胡倩等謀反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

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  
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

圍陳留縣者圍使小史待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

黃齋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

趙廣漢為京兆尹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

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

風風讀日諷論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

伏辜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不寢

至且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致也距閉也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

覺覺所繇以閉其術為距也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賈讀日價

下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

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既行之宅人效

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

吏受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

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

戲日至府為我多問趙君

多厚也言千萬問訊也

亭長既至廣

漢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

謝告也

何以不

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

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

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長老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

莫能及時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

喜過京兆界

從讀日縱喜許吏反

廣漢歎曰亂吾法者嘗二輔

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

張敞為京兆尹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

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

其治京兆畧循趙

廣漢之迹方畧耳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

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醉

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與京師長安

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

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之多也穰人掌反

郡國二

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其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

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任職敞

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

子數從之

田延年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叅爪牙誅鉏  
豪強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治郡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姦邪  
罪名盡知之縣縣有記籍自聽其政言決斷諸縣姦  
邪之事不委令

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披有罪者籍  
也解讀日解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嘗至於死取人必於  
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  
則收取罪人以驚眾也

不以無事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  
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

右職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  
賊發其比伍中此為左右相次  
者若今伍保也翁歸輒召其縣長吏

曉示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抵歸  
也所  
經過及所歸投也類嘗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黃霸為潁川太守吏民見者語次尋繹繹謂抽引  
而出也問

他陰伏以相叅考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廉吏遣行  
屬令周密屬戒也周密不泄  
漏也屬之欲反吏出不敢舍郵亭止舍  
也

食於道傍鳥攫其肉攫搏持  
之也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  
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白

甚苦食於道傍乃為鳥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  
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

者卿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某所大木可

以為棺其所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

如此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不知其果何術也咸稱神明

姦人夫入他郡盜賊日少

薛宣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

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

竟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

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賊具得所受取宣察湛

有改節敬宣之効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賊牒書為書於簡牒也

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

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

章依當時律條減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

退可復申眉於後申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者即無其

事復封還記為君分明之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為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

匪諱即欲與宣書湛自知罪賊皆應記記相當宣辭語温潤

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

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

日告櫟陽令吏民言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

適讀日譴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言敏取錢物以供給與造非法之用

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賈讀證驗以明白欲遣



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游本因薦舉得官而故身又是儒者故云

使掾平鐫令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令詳思之方調守言欲選人具代游守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

去又穎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

粟邑縣小辟在山中辟讀日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

从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才遷在粟宜即以令奏

賞與恭換縣時令條有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

治宣因遺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

滕薛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卿之文家

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

可撫也撫音誣同也兼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言自

端拱無為而受縣之成功願勉所職率功業

朱博為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更歷也音上衛反及

為刺史行部行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

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

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趣讀日足既白駕辨博出就

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

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

長史者行部還詣治所治所刺史止理事處其民為吏所寃及

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屬委也因博駐車

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

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乘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

吏州郡畏博威嚴徒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瑯琊

太守齊部舒緩養名言齊人之俗性遲緩博新視事

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博

問其故對言惶恐言懼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

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髯頰毛也

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

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新補置以皆斥罷

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項之門下掾贛遂

贛古送反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

以此教告王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

又勅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袪音紹謂不中節度自今

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

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耶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

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

耳臣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言不且持此道歸堯舜

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

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嘗令屬縣各用其豪傑

冊府元龜 牧守部

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它非嘗

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効必加厚賞懷詐不

稱誅罰輒行稱副也以是豪強懾服熱之姑幕縣有羣

輩八人執仇廷中皆不得於縣廷之中執仇殺人長

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

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

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

與之耶與讀皆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隱度其言曰授

之占之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言已得縣

瞻反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游徼職

職故云王卿得勅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騫十餘日

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閣

閱詣府閱功勞也閱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部掾所部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

蒲葦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

武諳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言少仁愛而然亦縱

舍時有大貸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下吏以此為盡

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姓尚方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

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

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辟讀是何等創

丹守部

八

也禁自知情得言其得被叩頭服狀博嘆曰丈夫固

時有是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酒卿恥杖拭用禁酒音先聖

反杖音反能効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言盡死力也博因

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令不泄杖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

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

宅伏姦有功効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

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

得有所匿積累前後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謾訴也言慢又莫連切

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

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功曹後嘗戰栗不敢踉跄博遂成就之言進達也

何武為楚內史遷沛郡太守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

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簡欲除史先為科例以

防請託

後漢孔奮繇武都郡丞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

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

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

為清平

羊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

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

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悚莫不震懾

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  
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

樂巴爲桂陽太守視事七年政事明察

荀淑爲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爲神君

刁題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

陳蕃爲樂安太守民有趙宣塋親而不閉與隧因居

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

以薦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

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黷

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

衆誣汚鬼神乎遂致其罪

王吉爲沛相

吉宦者王肅養子年二十餘

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

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嘗

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謝夷吾爲荊州刺史雅性明達能決斷罪疑行部始

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

入博錄見囚徒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帝臨西

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

三百餘事與帝合帝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

不憂天下嘗以勵羣臣

馬嚴爲陳留太守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所言

張禹爲楊州刺史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

黃昌爲蜀郡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稱寃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

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疆

魏倉慈爲燉煌太守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曹不滿十人

袁渙爲梁相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明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爲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

主簿以不請爲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古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容不必循嘗將有權也聞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

司馬岐爲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千數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千數

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从處囚固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

陳矯爲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从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

王修爲魏郡太守爲治抑強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蜀楊洪字季休諸葛亮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

晉荀晞爲兗州刺史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

人不敢欺

陶侃爲荊州刺史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木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紀瞻爲會稽內史時有詐稱大將軍府符收諸軍令令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劉頌爲淮南相任官嚴整有政績舊修陂年用數萬人豪強兼弁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劉道規爲荊州刺史善於爲治政刑明理仁民莫不畏而愛之

周處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在直一朝決遣

前秦苻融爲司隸較尉苻堅及朝臣雅皆嘆服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

南齊王敬則歷南兗州刺史丹陽尹雖不大識書然性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

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時太祖輔政務在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



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

裴昭明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

梁始興忠武王憺爲荊州刺史民辭訟者皆立能待符敎決獄俄頃曹無留事民益悅焉

安成康王秀牧荊州時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土反秀明其慝慝望風首伏咸謂之神

蕭異爲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

蕭景爲兗州刺史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

孔休源爲宣惠將軍監揚州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

張緬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決斷允愜甚稱賞之

江革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

陳周羅喉為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

後魏崔光韶知青州事清直明斷吏民愛之

楊逸字遵道為光州刺史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

晏不食夜分不寢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

然莫敢干犯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

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

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

尤美

陸馥

音步木反

為相州刺史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為

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外於

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

江文遙為咸陽太守勤於禮節終日坐廳事至者見

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奸

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悉止治為雍州諸

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孝明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

年政治如在咸陽

樊子鵠為兗州刺史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

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叅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載

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

宋世景爲滎陽太守縣吏三正至卽見之嘗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淮南王他孫法壽爲安州刺史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北齊司馬子如行冀州事甚有聲譽發擿姦僞寮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

彭城景思王洸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郡內肅然守令叅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齎糧食洸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浹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於人舍食雞羹洸察知之守令畢集洸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盞酒無不卽知

馮翊王潤爲定州刺史性廉慎方雅習於吏職擿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

郎基爲潁川郡守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旣疎獄訟清息官民遐邇

皆相慶悅

後周齊王憲子貴爲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過目輒記嘗道逢一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服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師道隨例來叅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崔兼爲鉅鹿太守下車道人以禮豪族皆放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于仲文字次武爲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隋乞伏惠爲曹州刺史曹武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嘗不以實惠下車案察得戶數萬後爲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

裴政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俸散給察吏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衆合境惶懼令行禁止

高權爲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

裴蘊爲京兆贊治發擿纖毫使民懾憚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以靜鎮之鄴都雜俗人多變詐作歌稱其不能理坐是免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文帝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餉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洪恩帝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歌

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簡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閣

韋鼎爲光州刺史中州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嘗爲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逼留其人驚懼卽自首伏陳孝意爲鴈門郡丞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楊玄感爲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

隱吏民敬服皆稱道其能

樊子蓋爲齊州刺史武威太守臨民明察下莫敢欺  
薛胄爲兗州刺史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稱高平郡  
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  
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禁道力有  
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以爲道力僞代  
之比至秩蒲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已  
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  
固請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之詐也司馬容姦  
當連其罪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

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

唐張亮歷懷州刺史歷夏幽麟三州都督府長史督  
府長史所蒞之職潛遣左史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  
若有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  
武士護武德末爲揚州都督府長史移丹陽郡於都  
不日而就時論以爲明幹

李晦河間王孝恭之子爲右金吾衛將軍兼簡較雍  
州長史京輦殷煩姦豪所聚前後官長多不能簡察  
晦糾發其姦無所容貸甚爲人吏畏服

姚瑋則天時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時蜀中官吏多

貪暴瑋屢發擿姦無所容則天嘗謂侍臣曰凡爲官長者能清身甚易得寮屬甚難至於姚瑋可謂兼之矣

李栖筠爲浙西觀察使浙西大藩且爲中原衣食之本栖筠明於政術臨事風生當時嗟伏若有神助吳濤貞元中爲京兆尹府縣掾吏等以濤自少因緣外戚爲官當未閑習吏事有疑獄鬪競難決者多候濤將出府時方諮呈與免指摘瑕類濤每閱視必能盤根錯節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毫差舛官吏過犯者以理曉諭之罕有責罰

李選歷湖南江西觀察使銳於爲理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動必知察

嗣曹王臯累爲潭洪荆襄觀察使性勤儉明察知人疾苦多設監伺能參聽於下將吏短長賞罰必信每遺人糲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官署布帛令縱書其幅而印之以絕吏之更易

李憲西平王晟之子憲宗元和中歷衛絳二州刺史累遷江泗觀察使後爲鎮南節度使憲雖出自勳伐之家弱冠以吏道自進前後所至能平反冤獄全活無辜者數百人政無敗事人頗稱之

楊於陵爲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戶無以別白於  
陟請置挾名勅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  
差以條限繇是京師豪強復知所畏

劉栖楚爲京兆尹推抑豪右不顧患難事無大小必  
設鉤距故時人異之或稱其機往往有類於西漢時  
趙廣漢者

梁趙彥季弟珣爲忠武留後珣公幹之才播於遠邇  
至於符籍虛實財穀耗登備閱其根本民之利病無  
不洞知庶事簡廉公私俱濟太祖深加慰薦尋加特  
進簡較司徒

後唐張憲爲與唐尹知留守事憲學識優深尤精吏  
道剖析聽斷人不敢欺

晉高漢筠爲曹州刺史以勾吏積欺在已妄擾封民  
民去者半漢筠鞠而得情殺吏於廷民不踰月呼尋  
比戶歌之

盧文進爲昭義節度使將吏以克狡相尚言訟成風  
數政不能治文進至止鞠其罪必誅之其事漸息武  
臣臨事潔身有斷當時少比

邠里金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  
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之安大有聲



績

安重榮爲成德軍節度使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詰責抽劔令自殺之其父泣日不忍也其母詬罵杖劔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也因此出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以爲快意繇此境內以爲強明大得民情

漢劉銖爲青州節度使乾祐中淄青大理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回易務取民利如有所負回易吏自置刑案追攝士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卽告所部不得與吳越徵償及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

册府元龜